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錦章書局印
陽湖汪洵題



書

局

曹丕乘乱
納甄氏



蔡夫人隔屏
聽密語



國家圖書館數位化、轉

單福新野遇英主



徐庶
走馬
薦諸
葛

第一才子書卷十六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三十一回

曹操倉亭破本初

玄德荊州依劉表

前陳琳檄中未及衣帶詔一事以爾時董承謀未泄故紹未宣布耳及官渡之戰袁紹聲言曰吾奉衣帶詔討賊此語差強人意不勞陳琳再作檄文一篇矣然猶未誦此詔於軍前也至玄德在軍前將此詔朗誦一番尤為痛快易曰孚號有厲玄德有焉大義所在豈可以成敗論之耶

蘇老泉讀書至此而嘆曰此孟德本初之所以興亡乎孟德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吾者乃萬全之策也遂賞諫者曰後勿難言本初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田豐為明主謀而忠其言雖不驗而見褒為庸主謀而忠其言雖已驗而見罪何其不同如此哉

玄德勢小曹操不敢小覷之本初勢大曹操偏能小覷之然徐州之役八面埋伏是小題大做固不敢小視玄德也倉亭之戰十面埋伏是大題大做亦不敢小視本初也獅子搏兔搏象皆用全力曹操可謂能兵矣

劉備之於曹操初與之為交而後與之為讎者也劉備之於袁紹初與之為敵而後託之為援者也劉備之於呂布初與之為敵而後與之為交既與之為交而又與之為敵者也劉備之於孫權初託之為援而後與之為敵既與之為敵而終託

之為援者也。在徐州則先為主而後為客，惟其於劉表可謂始終如一。惜表之不足與有為耳。

劉備與諸將聚飲沙灘之時，惜眾人遣眾人，正所以留眾人也。亦如舅犯從重耳歸晉國之時，辭公子別公子，正所以要公子也。遣之而其心愈堅，辭之而其心愈固。一是患難方深，一是安樂將至。一是以君慰臣，一是以臣結主。雖是兩樣局面，却是一樣方法。

此卷有伏筆，有補筆，有轉筆，有換筆。如袁氏譚尚相爭尚在後卷，而在郭圖口中先伏一筆；劉備投託孫權尚隔數卷，而在孫乾口中先伏一筆；檀溪躍馬逃難亦在後文，而於蔡瑁口中先伏一筆。此伏筆之法也。黃星垂象本桓帝時事，而於此方補一筆；袁紹愛幼子已見前卷，尚未說明何人，而於此方補一筆；袁譚守青州已見前文，若袁熙高幹之守幽并未經叙明，而於此方補一筆。此補筆之法也。袁紹兵敗心灰，正議後嗣，忽因二子一甥來助復與曹操相持，是忽轉一筆。操正欲乘勝攻紹，忽因秋成在即，又因劉備來襲回救許昌，是忽轉一筆。劉備既投荊州，曹操欲攻劉表，忽因程昱之諫置表而圖紹，又忽轉一筆。此轉筆之法也。倉亭之戰，曹操設計袁紹中計，前後詳叙兩番，至汝南之襲，但叙劉備中計，不叙曹操設計。前隱後現，又換一樣筆法。袁紹授劍田豐，伏劍劉備投表，劉表接備皆詳叙兩

邊至劉備之敗則用實寫冀都之死却用虛寫又換一樣筆法此換筆之法也諸如此類妙不可言

却說曹操乘袁紹之敗整頓軍馬迤邐追襲袁紹幅巾單衣引八百餘騎奔至黎陽

北岸大將蔣義渠出寨迎接紹以前事訴與義渠義渠乃招諭離散之眾眾聞紹在

又皆蟻聚軍勢復振議還冀州軍行之次夜宿荒山紹於帳中聞遠遠有哭聲軍中聞夜哭抵

得唐人塞上行數篇遂私往聽之却是敗軍相聚訴說喪兄失弟棄伴亡親之苦各各捶胸大哭李華

戰場文是聞鬼哭袁紹此夜是聞人哭皆曰若聽田豐之言我等怎遭此禍不罵袁紹只哭想田豐袁紹愈覺不堪紹大悔曰吾不

聽田豐之言兵敗將亡今回去有何面目見之耶不因其言驗而致信之乃因其言驗而羞見之次日上

馬正行間逢紀引軍來接紹對逢紀曰吾不聽田豐之言致有此敗吾今歸去羞見

此人謂之以逢紀因謂曰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撫掌大笑曰果不出吾之料哭是耳聞笑是實

寶劍先往冀州獄中殺田豐晉惠公殺慶鄭而後入慶鄭固有可死之罪也却說田豐在獄中一日

獄吏來見豐曰與別駕賀喜法妙豐曰何喜可賀獄吏曰袁將軍大敗而回君必見

重矣純用反筆豐笑曰吾今死矣奇獄吏問曰人皆為君喜君何言死也豐曰袁將軍外寬

而內忌不念忠誠若勝而喜猶能赦我賀得袁紹喜方可賀得田豐喜今戰敗則羞吾不望生矣知人必敗人知其必羞田豐真

獄吏未信忽使者賁劍到傳袁紹命欲取田豐之首獄吏方驚豐曰吾固知必死

哉

也獄吏皆流淚

軍中夜哭是思活田豐獄吏流淚是惜死田豐

豐曰大丈夫生於天地間不識其主而事之是無智

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

此紹不識豐非豐不識紹也然豐不怨紹只怨自己怨自己真深於怨紹也

乃自刎於獄中後人有詩曰

昨朝沮授軍中死今日田豐獄內亡河北棟梁皆折斷本初焉不喪家邦

田豐既死聞者皆為歎惜袁紹回冀州心煩意亂不理政事其妻劉氏勸立後嗣

兵敗之復

忽執勸立後嗣正為復文伏筆

紹所生三子長子袁譚字顯忠出守青州次子袁熙字顯奕出守幽州三

子袁尚字顯甫是紹後妻劉氏所出生得形貌俊偉紹甚愛之因此留在身邊

方知前日因幼

子患病而不肯發兵正是此人

自官渡兵敗之後劉氏勸立尚為後嗣紹乃與審配逢紀辛評郭圖四人

商議原來審逢二人向輔袁尚辛郭二人向輔袁譚四人各為其主

一家之中又分二黨

當下袁

紹謂四人曰今外患未息內事不可不早定吾將議立後嗣長子譚為人性剛好殺

次子熙為人柔懦難成三子尚有英雄之表禮賢敬士吾欲立之公等之意若何

袁紹與劉

表正是

一流人郭圖曰三子之中譚為長今又居外主公若廢長立幼此亂萌也目下軍威稍

挫敵兵壓境豈可復使父子兄弟自相爭亂耶

言亦亂伏於此

主公且理會拒敵之策立嗣

之事再容後議

言亦亂

袁紹躊躇未決忽報袁熙引兵六萬自幽州來袁譚引兵五萬

自青州來外甥高幹亦引兵五萬自并州來各至冀州助戰紹喜再整人馬來戰曹

操

立嗣之事至此忽然放下文勢一頓

時操引得勝之兵陳列於河上有土人簞食壺漿以迎之操見父老

數人鬚髮盡白乃命入帳中賜坐問之曰老丈多少年紀答曰皆近百歲矣操曰吾

軍士驚擾汝鄉吾甚不安父老曰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人殷馗善觀

天文夜宿於此對老漢等言黃星見於乾象正照此間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

沛之間前卷於百忙中忽敘沮受夜觀天象此卷於百忙中忽敘殷馗預卜星文一是當時事一是往年事又各不同今以年計之整整五十年袁本初重斂

於民民皆怨之丞相興仁義之師弔民伐罪官渡一戰破袁紹百萬之眾正應當時

殷馗之言兆民可望太平矣操笑曰何敢當老丈所言遂取酒食絹帛賜老人而遣

之號令三軍如有下鄉殺人者如殺人之罪有時賊人如雞犬有時貴人如雞犬有時老奸權變處於是軍民震

服操亦心中暗喜喜得惡人報袁紹聚四州之兵得二三十萬前至倉亭下寨操提兵

前進下寨已定次日兩軍相對各布成陣勢操引諸將出陣紹亦引三子一甥及文

官武將出到陣前操曰本初計窮力盡何尚不思投降直待刀臨項上悔無及矣紹

大怒回顧眾將曰誰敢出馬袁尚欲於父前逞能便舞雙刀揮馬出陣來往奔馳操

指問眾將曰此何人有識者答曰此袁紹三子袁尚也言未畢一將挺槍早出操視

之乃徐晃部將史渙也兩騎相交不三合尚撥馬剌斜而走史渙趕來袁尚拈弓搭

箭翻身背射正中史渙左目墜馬而死袁紹見子得勝揮鞭一指大隊人馬擁將過

來混戰大殺一場各鳴金收軍還寨敘戰處亦先作一頓操與諸將商議破紹之策程昱獻十面

埋伏之計勸操退軍於河上伏兵十隊誘紹追至河上我軍無退路必將死戰可勝

紹矣十面埋伏是韓信破項羽之計背水為陣是韓信破陳餘之計今抄兩篇舊文字合成一篇新文字操然其計左右各分五隊分左右妙左一隊夏侯

惇二隊張遼三隊李典四隊樂進五隊夏侯淵右一隊曹洪二隊張郃三隊徐晃四

隊于禁五隊高覽中軍許褚為先鋒

名為十面却是十一隊名為十一隊却只為左右中三隊變化之極

一次日十隊先進埋伏左

右已定至半夜操令許褚引兵前進

中軍先進

偽作劫寨之勢好袁紹五寨人馬一齊俱

起

五寨十隊彼此相對

許褚回軍便走袁紹引軍趕來喊聲不絕比及天明趕至河上曹軍無去

路操大呼曰前無去路諸軍何不死戰

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

眾軍回身奮力向前許褚飛馬當

先力斬十數將袁軍大亂袁紹退軍急回背後曹軍趕來正行間一聲鼓響左邊夏

侯淵右邊高覽兩軍衝出

第五隊為第一

袁紹聚三子一甥死衝血路奔走又行不到十里左

邊樂進右邊于禁殺出

第四隊為第二

殺得袁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又行不到數里左邊李

典右邊徐晃兩軍截殺一陣

第三隊為第三

袁紹父子膽喪心驚奔入舊寨令三軍造飯方欲

待食左邊張遼右邊張郃徑來衝寨

第二隊為第四

紹慌上馬前奔倉亭人馬困乏欲待歇息

後面曹操大軍趕來

忽說曹操大軍疑忘却一隊不知其正是作為一頓跌也

袁紹捨命而走正行之間左邊曹洪右邊

夏侯惇擋住去路

第一隊為第五以上隊隊分明前用順敘後用倒出不惟陣法縱橫筆法亦甚錯落

紹大呼曰若不決死戰必為所擒矣

奮力衝突得脫重圍袁熙高幹皆被箭傷軍馬死亡殆盡紹抱三子痛哭一場不覺

昏倒眾人急救紹口吐鮮血不止

此時袁紹不即死又作一頓

嘆曰吾自歷戰數十場不意今日狼狽

至此此天喪吾也汝等各回本州誓與曹賊一決雌雄便教辛評郭圖火急隨袁譚

前往青州整頓恐曹操犯境令袁熙仍回幽州高幹仍回并州各去收拾人馬以備

調用袁紹引袁尚等入冀州養病令尚與審配逢紀暫掌軍事

此時立尚之意已決

却說曹操自

倉亭大勝重賞三軍令人探察冀州虛實細作回報紹卧病在牀袁尚審配緊守城

池袁譚袁熙高幹皆回本州眾皆勸操急攻之操曰冀州糧食極廣審配又有機謀

未可急拔現今禾稼在田恐廢民業姑待秋成後取之未晚

前與呂布相持以歲荒關兵令與袁紹相持以秋成解兵前止為軍

食計今却為民食計此皆老人拜迎之力也

正議間忽荀彧有書到報說劉備在汝南得劉辟龔都數萬之眾聞

丞相提軍出征河北乃令劉辟守汝南備親自引兵乘虛來攻許昌丞相可速回軍

禦之

德關絕妙

操大驚留曹洪屯兵河上虛張聲勢操自提大兵往汝南來迎劉備

前使劉為王忠當劉備而自當袁紹今使曹洪當袁紹而自當劉備又與前異

却說玄德與關張趙雲等引兵欲襲許都行近穰山地面

正遇曹兵殺來玄德便於穰山下寨軍分三隊雲長屯兵於東南角上張飛屯兵於

前曹兵分左右十隊今劉兵却分東南西南正南三隊相對成趣

曹操兵至玄德鼓譟而

西南角上玄德與趙雲於正南立寨

前曹兵分左右十隊今劉兵却分東南西南正南三隊相對成趣

曹操兵至玄德鼓譟而

出操布成陣勢叫玄德打話玄德出馬於門旗下操以鞭指罵曰吾待汝為上賓汝

何背義忘恩玄德曰汝託名漢相實為國賊吾乃漢室宗親奉天子密詔來討反賊

遂於馬上朗誦衣帶詔

讀至此為之一快

操大怒教許褚出戰玄德背後趙雲挺槍出馬二將

相交三十合不分勝負忽然喊聲大震東南角上雲長衝突而來西南角上張飛引

軍衝突而來三軍一齊掩殺操軍遠來疲困不能抵當大敗而走玄德得勝回營

實是以逆勝勞次日又使趙雲搦戰操兵旬日不出玄德再使張飛搦戰操兵亦不出玄德愈

疑此正曹操遣兵截襲和襲汝南時也於此却不叙明令人測摸不出忽報冀都運糧至被曹軍圍住玄德急令張飛去救忽又

報夏侯惇引軍抄背後徑取汝南不叙曹操一邊發兵單叙玄德一邊聞報首筆之法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吾前後受

敬無所歸矣急遣雲長救之兩軍皆去不一日飛馬來報夏侯惇已打破汝南劉辟

棄城而走雲長現今被圍玄德大驚又報張飛去救冀都被圍住了俱用虛筆不用實叙妙甚玄德

急欲回兵又恐操兵後襲忽報寨外許褚獨戰玄德不敢出馬候至天明教軍士飽

餐步軍先起馬軍隨後寨中虛傳更點玄德等離寨約行數里轉過土山火把齊明

山頭上大呼曰休教走了劉備丞相在此專等來得玄德慌尋路走趙雲曰主公勿

憂但跟某來趙雲挺槍躍馬殺開條路玄德掣雙股劍後隨正戰間許褚追至與趙

雲力戰背後于禁李典又到玄德見勢危落荒而走聽得背後喊聲漸遠玄德望深

山僻路單馬逃生捱到天明側首一彪軍衝出讀至此為玄德大驚視之乃劉辟引敗

軍千餘騎護送玄德家小前來孫乾簡雍糜芳亦至讀至此為訴說夏侯惇軍勢甚銳

因此棄城而走曹兵趕來幸得雲長當住因此得脫只在劉辟口中一敘省却無數筆墨玄德曰不知雲長

今在何處急問雲長妙劉辟曰將軍且行却再理會不直說雲長被圍最得慰人之法行到數里一棒鼓響前面

擁出一彪人馬當先大將乃是張郃大叫劉備快下馬受降玄德方欲退後只見山

頭上紅旗麾動一軍從山塢內擁出為首大將乃高覽也玄德兩頭無路仰天大呼

曰天何使我受此窘極也事勢至此不如就死欲拔劍自刎讀至此為劉辟急止之曰

容某死戰奪路救君

讀至此為之一寬

言訖便來與高覽交鋒戰不三合被高覽一刀砍於馬

下

先寫劉辟之死以襯趙雲之勇

玄德正慌方欲自戰

讀至此又為一急

高覽後軍忽然自亂一將衝陣而來槍起

處高覽翻身落馬視之乃趙雲也

讀至此又為一寬

玄德大喜雲縱馬挺槍殺散後隊又來前

軍獨戰張郃郃與雲戰三十餘合撥馬敗走雲乘勢衝殺却被甲兵守住山隘路窄

不得出

讀至此又為一急

正奪路間只見雲長關平周倉引三百軍到兩下夾攻殺退張郃各

出隘口占住山險下寨

讀至此又為一寬

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

急尋張飛又妙

原來張飛去救龔都龔

都已被夏侯淵所殺飛奮力殺退夏侯淵迤邐趕去却被樂進引軍圍住雲長路逢

敗軍尋蹤而去殺退樂進與飛同回見玄德

叙得簡淨

人報曹軍大隊趕來玄德教孫乾

等保護老小先行玄德與關張趙雲在後且戰且走操見玄德去遠收軍不趕玄德

敗軍不滿一千狼狽而奔前至一江喚土人問之乃漢江也玄德權且安營土人知

是玄德奉獻羊酒

前老人獻酒於曹操是畏其勝今土人獻酒於玄德是憐其敗勝時之酒易得敗時之酒難得

乃聚飲於沙灘之上玄德嘆曰諸

君皆有王佐之才不幸跟隨劉備備之命窘累及諸君今日身無立錫誠恐有誤諸

君君等何不棄備而投明主以取功名乎

數語喝咄咄與令人泣行數下

眾皆掩面而哭雲長曰兄言差

矣昔日高祖與項羽爭天下數敗於羽後九里山一戰成功而開四百年基業勝負

兵家之常何可自隳其志

玄德此時不識高祖雖水滸陽時矣

孫乾曰成敗有時不必傷心此離荊州不遠

劉景升坐鎮九州兵強糧足更且與公皆漢室宗親何不往投之

此處突然接入劉表關張又妙

玄德曰

但恐不容耳。乾曰：「某願先往說之。」使景升出境而迎主公。

不用備自往却使表來迎妙甚

玄德大喜，便令

孫乾星夜往荊州到郡，入見劉表。禮畢，劉表問曰：「公從玄德何故至此？」乾曰：「劉使君

天下英雄，雖兵微將寡，而志欲匡扶社稷。汝南劉辟、龔都素無親故，亦以死報之。明

公與使君同為漢室之胃，今使君新敗，欲往江東投孫仲謀。」

此句只是虛說不意後文却成實事

乾諫言曰：

「不可背親而向疎。」荊州劉將軍禮賢下士，士歸之如水之投東，何況同宗乎？因此使

乾亦善為說辭

君特使乾先來拜白，惟明公命之。」

玄德大喜曰：「玄德吾弟也，久欲相會而不可得，

今肯惠顧，實為幸甚。」蔡瑁謬曰：「不可。」劉備先從呂布，後事曹操，近投袁紹，皆不克終，

足可見其為人。今若納之，曹操必加兵於我，枉動干戈，不如斬孫乾之首，以獻曹操，

操必重待主公也。」

先言劉備不可納次言曹操不可降後言殺操乾以婦曹操其意甚毒

孫乾正色曰：「乾非懼死之人也。劉使君

忠心為國，非曹操、袁紹、呂布等比。前次相從不得已也。今聞劉將軍漢朝苗裔，誼切

同宗，故千里相投，爾何獻讒而妬賢如此？」

便伏後文謀害劉備事

劉表遂命孫乾先往報玄德一面，親自出郭三十

里迎接。玄德見表執禮甚恭，表亦相待甚厚。玄德引關、張等拜見劉表，表遂與玄德

表之迎備與紹之迎備指同就備之依紹止是一人今則與雲長等同依劉表比前又不同

等同入荊州分撥院宅居住。

往荊州投奔劉表，便欲引兵攻之。

表之迎備與紹之迎備指同就備之依紹止是一人今則與雲長等同依劉表比前又不同

程昱曰：「袁紹未除而遽攻荊襄，倘袁紹從北而起，

勝負未可知矣。不如還兵許都，養軍蓄銳，待來年春暖，然後引兵先破袁紹，後取荊

州。」

襄南北之利一舉可收也

前放下袁紹轉出劉備劉表今又放下劉仍轉入袁紹俱屬妙處

操然其言遂提兵回許都至建安八年春正月操復商議興師先差夏侯惇滿寵鎮守汝南以拒劉表留曹仁荀彧

守許都親統大軍前赴官渡屯紮且說袁紹自舊歲感冒吐血症候今方稍愈商議

欲攻許都審配諫曰舊歲官渡倉亭之敗軍心未振尚當深溝高壘以養軍民之力

前諫戰者田豐沮受也勸戰者郭圖審配也今審配亦諫大勢可知

正議間忽報曹操進兵官渡來攻冀州紹曰若候兵臨城下

將至河邊然後拒敵事已遲矣吾當自領大軍出迎袁尚曰父親病體未痊不可遠

征兇願提兵前去迎敵紹許之遂使人往青州取袁譚幽州取袁熙并州取高幹四

路同破曹操正是

纔向汝南鳴戰鼓又從冀北動征聲

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二回

奪冀州袁尚爭鋒

決漳河許攸獻計

君子觀於袁氏之亂而信古來圖大事者未有兄弟不協而能有濟者也桃園兄

弟以異姓而如骨肉固無論已他如權之據吳則有汝不如我我不如汝之兄操

之開魏則有寧可無洪不可無公之弟同心同德是以能成帝業彼袁氏者紹與

術既相左於前譚與尚復相爭於後各自矛盾以貽敵人之利豈不重可惜哉

善處人骨肉之前者其惟王修乎若執從父之見則當以袁尚為嗣若執立長之

說則當以袁譚為嗣然使譚而能為泰伯則尚可受之譚而不能為泰伯則尚不

宜受之矣。使尚而能為叔齊，則譚可取之。尚而不能為叔齊，則譚不宜爭之矣。故審配之助弟以攻兄者，非也。郭圖之助兄以攻弟者，亦非也。惟王修之語為金玉之論云。

甚矣朋黨之為禍烈也。以袁氏觀之初，則眾謀士立黨。後則兩公子亦立黨。初則田豐沮受為一黨，審配郭圖為一黨。後則郭圖與審配又因譚尚而分為二黨。於是逢紀黨審配，辛評又黨郭圖。甚至審配之姪背其叔，而黨其友。辛評之弟背其兄，而黨其讐。然則謂袁氏之亡亡於朋黨可也。

曹操決漳河以滄冀州，與決泗水以滄下邳。前後兩篇大約相類。然用水於南境不奇，用水於北境為奇。滄下邳之計出於曹操之謀士不奇，滄冀州之策即出於袁氏之舊臣為奇。且下邳之滄止一水耳。若滄冀州則先過一水，通一水以運糧。然後決一水以破敵。是有三水矣。下邳之水所以報濮陽之火，兩家各用其一耳。若滄冀州則先有劫韓猛燒烏巢之火於前，而乃有通白溝決漳河之水於後。是一家兼用其兩矣。

侯成以獻酒被責而降曹。馮禮亦以飲酒被責而降曹。降曹同也。而一降於決水之後而不死，一降於決水之前而隨死。則大異。魏續為友人抱憤而獻門，審榮亦為友人抱憤而獻門。獻門同也。而吕布在城中而被執，袁尚在城外而未擒，則又

異就其極相類處却有極不相類處若有特特犯之而又特特避之者真是絕妙文章

觀烏巢之焚令人追念易京樓之焚觀審配之死令人追念耿武關紀之死一冀州耳韓忽變而為袁袁忽變而為曹其始也顧失之瓚爭之而紹取之其既也譚失之尚爭之而操取之興亡彈指得喪轉盼奪人者曾幾何時而為人所奪讀書至此為之三嘆

陳琳之檄罵曹嵩又罵曹騰其罵也勝似殺矣陶謙殺操之父而操欲報讎陳琳罵操之祖父勝於殺操之祖父而操不報讎何也曰琳為袁紹而罵則非琳罵之而紹罵之也紹為主而琳為從不罪陳琳而歸罪於袁紹猶之不罪張闓而歸罪於陶謙耳雖然使琳為操罵紹而為紹所獲則紹必殺琳紹不能為此度外之事而操獨能為此度外之事君子於此益識袁曹之優劣矣

此卷叙袁曹相攻各有三層轉變袁尚始欲救譚既而不救終而復救袁譚始欲降曹既而合尚終復降曹曹操始攻冀州既攻荊州後復仍攻冀州諸如此類皆不測之極

却說袁尚自斬史渙之後自負其勇不待袁譚等兵至自引兵數萬出黎陽與曹軍前隊相迎張遼當先出馬袁尚挺槍來戰不三合架隔遮攔不住大敗而走張遼乘

勢掩殺袁尚不能主張急急引軍奔回冀州袁紹聞袁尚敗回又受了一驚舊病復

發吐血數斗昏倒在地尚之敗袁紹實縱之紹之死袁尚實運之也劉夫人慌救入卧内病勢漸危劉夫人急請

審配逢紀直至袁紹榻前商議後事紹但以手指而不能言劉夫人曰尚可繼後嗣

否紹點頭袁紹此時即不點頭亦不容不立尚矣審配便就榻前寫了遺囑紹翻身大叫一聲又吐血斗餘

而死孫策死得磊磊落落袁紹死得昏昏悶悶後人有詩曰

累世公卿立大名少年意氣自縱橫空招俊傑三千客漫有英雄百萬兵

羊質虎皮功不就鳳毛雞膽事難成更憐一種傷心處家難徒延兩弟兄

袁紹既死審配等主持喪事劉夫人便將袁紹所愛寵妾五人盡行殺害妬性猖獗矣又恐

其陰魂於九泉之下再與紹相見痴極可笑乃髡其髮刺其面毀其屍其妬惡如此妬至於此鬼妬亦

奇矣妬其生故欲其死如又妬其死則何不亦從之死耶我為人而人終不能防鬼不若我亦為鬼而鬼庶可以防鬼耳袁尚恐寵妾家屬為害并收而殺之惠帝見人殺而

泣今袁尚助母為虐母乃太甚審配逢紀立袁尚為大司馬將軍領冀青幽并四州牧遣書報喪此時袁

譚已發兵離青州知父死便與郭圖辛評商議圖曰主公不在冀州審配逢紀必立

顯甫為主矣當速行辛評曰審配二人必預定機謀今若速往必遭其禍袁譚曰若

此當如何郭圖曰可屯兵城外觀其動靜某當親往察之譚依言郭圖遂入冀州見

袁尚禮畢尚問兄何不至圖曰因抱病在軍中不能相見尚既隱立譚不奔袁尚固不第譚亦不子尚曰吾受

父親遺命立我為主加兄為車騎將軍目下曹軍壓境請兄為前部吾隨後便調兵

接應也。圖曰：軍中無人商議良策，願乞審正。南逢元圖二人為輔。

郭圖索二謀士欲去尚之左右手也。獨不思譚而譚。

尚乃自去其手足耶。

尚曰：吾亦欲仗此二人早晚畫策。如何離得？圖曰：然則於二人內遣一人去。何

如尚不得已，乃令二人拈鬪。拈著者便去。逢紀拈著尚，即命逢紀齎印綬同郭圖赴

袁譚軍中。紀隨圖至。譚軍見譚無病，心中不安，獻上印綬。譚大怒，欲斬逢紀。郭圖密

諫曰：今曹軍壓境，且只款留逢紀在此，以安尚心。待破曹之後，却來爭冀州。不遲。譚

從其言。即時拔寨起行。前至黎陽，與軍兵相抵。譚遣大將汪昭出戰。操遣徐晃迎敵。

二將戰不數合，徐晃一刀斬汪昭於馬下。曹軍乘勢掩殺，譚軍大敗。譚收敗軍入黎

陽，遣人求救於尚。

原陽袁弟求兵。

尚與審配計議，只發兵五千餘人相助。曹操探知救軍已

到，遣樂進、李典引兵於半路接著，兩頭圍住，盡殺之。

無救。

袁譚知尚止撥兵五千，又

被半路坑殺，大怒，乃喚逢紀責罵。紀曰：容某作書致主公，求其親自來救。譚即令紀

作書遣人到冀州，致哀尚與審配共議。配曰：郭圖多謀，前次不爭而去者，為曹軍

在境也。今若破曹，必來爭冀州矣。不如不發救兵，借操之力以除之。

是何言。

尚從其言。

不肯發兵。

前止少發兵，後竟不發兵，計愈左矣。

使者回報，譚大怒，立斬逢紀。

譚田豐之報。

議欲降曹，早有細作密報

袁尚尚與審配議曰：使譚降曹，并力來攻，則冀州危矣。乃留審配并大將蘇由固守

冀州，自領大軍來黎陽救譚。

第一次少發兵，第二次不發兵，第三次親自領兵，其反覆無常，豈有其父。

尚問軍中誰敢為前部大將

呂曠、呂翔兄弟二人願去。

亦是兄弟二人，正與譚尚映射。

尚點兵三萬，使為先鋒。先至黎陽，譚聞尚自來。

大喜遂罷降曹之議

開牆則開案則開
固兄弟之常理也

譚屯兵城中尚屯兵城外為犄角之勢不一日

袁熙高幹皆領軍到城外屯兵三處每日出兵與操相持尚屢敗操兵屢勝至建安

八年春三月操分路攻打袁譚袁熙袁尚高幹皆大敗

叙四路兵交
戰却其首筆

棄黎陽而走操引

兵追至冀州譚與尚入城堅守熙與幹離城三十里下寨虛張聲勢

四路合
成兩路

操兵連日

攻打不下郭嘉進曰袁氏廢長立幼而兄弟之間權力相併各人樹黨急之則相救

緩之則相爭

從來遺計定遠
東亦是此意

不如舉兵南向荊州征討劉表以候袁氏兄弟之變變成而

後擊之可一舉而定也

正攻冀州忽作
一頓匪夷所思

操善其言命賈詡為太守守黎陽曹洪引兵守官

渡操引大軍向荊州進兵譚尚聽知曹軍自退遂相慶賀袁熙高幹各自辭去袁譚

與郭圖辛評議曰我為長子反不能承父業尚乃繼母所生反承大爵心實不甘

不出郭
嘉之料

圖曰主公可勒兵城外只做請顯甫審配飲酒伏刀斧手殺之大事定矣譚從其言

適別駕王修自青州來譚將此計告之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他人爭鬪自斷

其手而曰我必勝安可得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

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

數語抵得一
篇案牘之詩

譚怒叱退王修使人去請袁尚尚與審配商

議配曰此必郭圖之計也主公若往必遭奸計不如乘勢攻之袁尚依言便披挂上

馬引兵五萬出城

未有帶五萬人赴
席者為之一笑

袁譚見袁尚引軍來情知事泄亦即披挂上馬與尚

交鋒尚見譚大罵譚亦罵曰汝藥死父親

勢空造出一罪案凡兄
弟相爭者往往如此

篡奪爵位今又來殺兄耶

二人親自交鋒

宣復成凡弟耶

袁譚大敗尚親冒矢石衝突掩殺

戰譚何其怯戰凡向其猛

譚引敗軍奔平原

尚收兵還袁譚與郭圖再議進兵令岑璧為將領兵前來尚自引兵出冀州兩陣對

圓旗鼓相望璧出陣罵尚欲自戰大將呂曠拍馬舞刀來戰岑璧二將戰無數合曠

斬岑璧於馬下譚兵又敗再奔平原審配勸尚進兵追至平原譚抵當不住退入平

原堅守不出尚三面圍城攻打譚與郭圖計議圖曰今城中糧少彼軍方銳勢不相

敵愚意可遣人投降曹操使操將兵攻冀州尚必還救將軍引兵夾擊之尚可擒矣

若操擊破尚軍我因而斂其軍實以拒操操軍遠來糧食不繼必自退去我可以仍

據冀州以圖進取也

一袁尚且不能勝乃欲勝破袁尚之曹操恐無是理但說得好聽耳

譚從其言

始議降曹既而合尚今復從降曹之議其沒主意亦略肖其父

問曰

何人可為使圖曰辛評之弟辛毗

又是兄弟人映射成趣

字佐治現為平原令此人乃能言之士

可命為使譚即召辛毗毗欣然而至譚修書付毗使三千軍送毗出境毗星夜齎書

往見曹操時操屯軍西平伐劉表表遣玄德引兵為前部以迎之未及交鋒辛毗到

操寨見操禮畢操問其來意毗具言袁譚相求之意呈上書信操看書畢留辛毗於

寨中聚文武計議程昱曰袁譚被袁尚攻擊太急不得已而來降不可准信呂虔滿

寵亦曰丞相既引兵至此安可復舍表而助譚荀攸曰三公之言未善以愚意度之

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不敢展足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

料得劉表如見袁氏據

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若二子和睦共守成業天下事未可知也今乘其兄弟相攻

勢窮而投我我提兵先除袁尚後觀其變并滅袁譚天下定矣此機會不可失也荀攸欲而後滅譚後來却先滅譚而後滅尚變化不同若說一句是一句便是今日印板文字矣操大喜便邀辛毗飲酒謂之曰袁譚之降真耶詐耶

袁尚之兵果可必勝耶毗對曰明公勿問真與詐也只論其勢可耳袁氏連年喪敗

兵革疲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隙國分為二加之饑饉並臻天災人困無問智愚

皆知土崩瓦解此乃天滅袁氏之時也今明公提兵攻邴袁尚不還救則失巢穴若

還救則譚踵襲其後以明公之威擊疲敗之眾如迅風之掃秋葉也不此之圖而伐

荊州荊州豐樂之地國和民順未可搖動況四方之患莫大於河北河北既平則霸

業成矣願明公詳之其言全不為袁譚竟為曹操辛氏兄弟各懷一心與袁氏兄弟正復相似操大喜曰恨與辛佐治相見之晚

也即日督軍還取冀州玄德恐操有謀不敢追襲引兵自回荊州正攻荊州又忽作却說

袁尚知曹軍渡河急急引軍還邴命呂曠呂翔斷後袁譚見尚退軍乃大起平原軍

馬隨後趕來行不到數十里一聲砲響兩軍齊出左邊呂曠右邊呂翔兄弟二人截

住袁譚譚勒馬告二將曰吾父在日吾並未慢待二將軍今何從吾弟而見追耶二

將聞言乃下馬降譚譚曰勿降我可降曹丞相二將因隨譚歸營譚候曹軍至引二

將見操操大喜以女許譚為妻即令呂曠呂翔為媒人謂袁譚此時失却一弟得却一妻背却譚一妻得却一翁矣孰知後來皆成虛餅乎

請操攻取冀州操曰方今糧草不接搬運勞苦我由濟河過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

然後進兵運糧用水後來攻城亦用水過淇水入白溝先為決濟河伏線令譚且居平原操引軍退屯黎陽封呂曠呂翔為

列侯隨軍聽用郭圖謂袁譚曰曹操以女許婚恐非真意今又封賞呂曠呂翔帶去軍中此乃牢籠河北人心後必將為我禍主公可刻將軍印二顆暗使人送與二呂令作內應待操破了袁尚可乘便圖之

孰知二呂之不便為袁氏用乎

譚依言遂刻將軍印二顆暗送與

二呂

二印只算謝媒

二呂受訖徑將印來稟曹操操大笑曰譚暗送印者欲汝等為內助待我

破袁尚之後就中取事耳汝等權且受之我自有主張自此曹操便有殺譚之心

曹操許女

之意既是假非真郭圖刻印之謀亦弄巧成拙

且說袁尚與審配商議今曹操兵運糧入白溝必來攻冀州如之奈

何配曰可發檄使武安長尹楷屯毛城通上黨運糧道令沮受之子沮鵠守邯鄲遠

為聲援主公可進兵平原急攻袁譚先絕袁譚然後破曹

不意攻邯而先攻凡為計亦左矣

袁尚大喜留

審配與陳琳守冀州使馬延張顛二將為先鋒連夜起兵攻打平原譚知尚兵來近

告急於操操曰吾此番必得冀州矣正說間適許攸自許昌來聞尚又攻譚入見操

曰丞相坐守於此豈欲待天雷擊殺二袁乎

不用震為雷將用坎為水

操笑曰吾已料定矣遂令曹

洪先進兵攻鄴操自引一軍來攻尹楷楷兵臨本境楷引軍來迎楷出馬操曰許仲康

安在許褚應聲而出縱馬直取尹楷楷措手不及被許褚一刀斬於馬下

敘許褚戰功為後殺許攸伏線

餘眾奔潰操盡招降之

完却尹楷即勒兵取邯鄲沮鵠進兵來迎張遼出馬與鵠交鋒戰

不三合鵠大敗遼從後追趕兩馬相離不遠遼急取弓射之應弦落馬操指揮軍馬

掩殺眾皆奔散

完却沮鵠於是操引大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連城築起

掩殺眾皆奔散

完却沮鵠於是操引大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連城築起

掩殺眾皆奔散

完却沮鵠於是操引大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連城築起

掩殺眾皆奔散

完却沮鵠於是操引大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連城築起

掩殺眾皆奔散

完却沮鵠於是操引大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連城築起

掩殺眾皆奔散

完却沮鵠於是操引大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連城築起

掩殺眾皆奔散

完却沮鵠於是操引大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連城築起

掩殺眾皆奔散

完却沮鵠於是操引大軍前抵冀州曹洪已近城下操令三軍連城築起

土山又暗掘地道以攻之。

前官渡之戰袁紹用土山地道今魏川之攻曹操亦用土山地道孰知長為山坤為地起不如坎之為水審配設守堅固法令

甚嚴東門守將馮禮因酒醉有誤巡警。

淳于瓊以酒失事今馮禮又誤以酒失事向袁將之善飲也配痛責之馮禮懷恨潛

地出城降操操問破城之策禮曰突門內土厚可掘地道而入操便命馮禮引三百

壯士黃夜掘地道而入却說審配自馮禮出降之後每夜親自登城點視軍馬當夜

在突門閣上望見城外無燈火配曰馮禮必引兵從地道而入也急喚精兵運石擊

突開門門閉馮禮及三百壯士皆死於土內操折了這一場遂罷地道之計。

袁紹掘地道曹操當

之以斬曹操掘地道袁

兵拒之以門前使逆映退軍於垣水之上以候袁尚回兵袁尚攻平原聞曹操已破尹楷沮

鵠大軍圍困冀州乃掣兵回救卻將馬延曰從大路去曹操必有伏兵可取小路從

西山出淦水口去劫曹營必解圍也尚從其言自領大軍先行令馬延與張顗斷後

早有細作去報曹操操曰彼若從大路上來吾當避之若從西山小路而來一戰可

擒也吾料袁尚必舉火為號。

袁尚之火不

如曹操之水令城中接應吾可分兵擊之於是分撥已定

却說袁尚出淦水界口東至陽平屯軍陽平亭離冀州十七里一邊靠著淦水尚令

軍士堆積柴薪乾草至夜焚燒為號遣主簿李孚扮作曹軍都督直至城下大叫開

門審配認得李孚聲音放入城中說袁尚已陳兵在陽平亭等候接應若城中兵出

亦舉火為號配教城中堆草放火以通音信。

原用大字引

出下文水字孚曰城中無糧可發老弱殘

兵并婦人出降彼必不為備我即以兵繼百姓之後出攻之。

屬時冀州百姓未死於水而先死於兵矣配從其

論次日城上豎起白旗上寫冀州百姓投降操曰此是城中無糧教老弱百姓出降

後必有兵出也

又早

操教張遼徐晃各引三千軍馬伏於兩邊操自乘馬張麾蓋至

城下果見城門開處百姓扶老攜幼手持白旗而出百姓纔出盡城中兵突出操教

將紅旗一招

白旗紅旗映射成趣

張遼徐晃兩路兵齊出亂殺城中兵只得復回操自飛馬趕來

到弔橋邊城中弩箭如雨射中操盔險透其頂

前在下邳城下射中盔蓋今在冀州城下射中頭盔兩番用水之前其被射亦復相似

眾將

急救回陣操更衣換馬引眾將來攻尚寨尚自迎敵時各路軍馬一齊殺至兩軍混

戰袁尚大敗尚引敗兵退往西山下寨令人催取馬延張顗軍來不知曹操已使呂

曠呂翔去招安二將二將隨二呂來降操亦封為列侯

叙法甚省筆

即日進兵攻打西山先

使二呂馬延張顗截斷袁尚糧道

譚尚相攻是以袁攻袁操即用袁氏之將以截袁氏之糧亦是以袁攻袁

尚情知西山守不住夜

走隘口安營未定四下火光並起伏兵齊出人不及甲馬不及鞍尚軍大潰退走五

十里勢窮力極只得遣豫州刺史陰夔至操營請降操佯許之却連夜使張遼徐晃

去劫寨

操於譚之降則納之於尚之降則劫之又是一樣做法

尚盡棄印綬節鉞衣甲輜重望中山而逃操回軍攻冀

州許攸獻計曰何不決漳河之水以滄之

前下邳之滄其計出於曹操之謀去郭嘉今漳河之決其計出於袁氏之客許攸亦是以袁攻袁也

操然其

計先差軍於城外掘河塹週圍四十里審配在城上見操軍在城外掘塹却掘得甚

淺

妙配暗笑曰此欲決漳河之水以灌城耳河深可灌如此之淺有何用哉遂不為

備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併力發掘比及天明廣深二丈引漳水灌之城內水深數

尺操之掘壁先淺後深諷譎可喜更兼糧絕軍士皆餓死辛毗在城外用槍挑袁尚印綬衣服招安城內

之人審配大怒將辛毗家屬老小八十餘口就於城上斬之將頭擲下辛毗號哭不

己審配之姪審榮素與辛毗相厚見辛毗家屬被害心中懷恨乃密寫獻門之書拴

於箭上射下城來審配前收據許攸子姪今又誅殺辛毗家屬而不能自禁其姪可發一笑軍士拾獻辛毗毗將書獻操操先下

令如入冀州休得殺害袁氏一門老小軍民降者免死次日天明審榮大開西門放

曹兵入前濟下邳有獻門之宋憲續今津冀州有獻門之審榮前後亦復相似辛毗躍馬先入軍將隨後殺入冀州審配在東南

城樓上見操軍已入城中引數騎下城死戰正迎徐晃交馬晃生擒審配綁出城來

路逢辛毗咬牙切齒以鞭指配首曰賊殺才今日死矣配大罵辛毗賊徒引曹操

破我冀州我恨不殺汝也徐晃解配見操操曰汝知獻門接我者乎配曰不知操曰

此汝姪審榮所獻也配怒曰小兒無行乃至於此袁氏兄弟相左審氏叔姪亦相左俱是骨肉之變操曰昨孤至城

下何城中弩箭之多耶配曰恨少恨少與張遼各據陽之火語氣相似操曰卿忠於袁氏不容不如此今

肯降吾否配曰不降不降辛毗哭拜於地曰家屬八十餘口盡遭此賊殺害願丞相

戮之以雪此恨配曰吾生為袁氏臣死為袁氏鬼不似汝輩讒譎阿諛之賊可速斬

我操教牽出臨受刑叱行刑者曰吾主在北不可使吾面南而死乃向北跪引頸就

刃審正南緣何正北而死一笑後人有詩嘆曰

河北多名士誰如審正南
命因昏主喪心與古人參

忽直言無隱 廉能志不貪 臨亡猶北面 降者盡羞慚

審配既死操憐其忠義命葬於城北眾將請曹操入城操方欲起行只見刀斧手擁

一人至操視之乃陳琳也操謂之曰汝前為本初作檄但罪狀孤可也何乃辱及祖

父也陳琳作檄事已略數卷至此忽然一提琳答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耳以箭自比以弦比袁紹前非自發乃弦發之也

左右勸操殺之操憐其才乃赦之命為從事殺審配極似殺陳宮赦陳琳極似赦張遼與許下即云為文

却說操長子曹丕字子桓時年十八歲丕初生時有雲氣一片其色青紫圓如車蓋

覆於其室終日不散有望氣者密謂操曰此天子氣也令嗣貴不可言丕八歲能屬

文有逸才博古通今善騎射好擊劍劍百忙中忽入曹丕一小傳早為後文曹丕稱帝伏

丕隨父在軍中先領隨身軍徑投袁紹家下馬拔劍而入有一將當之曰丞相有命

諸人不許入紹府丕叱退提劍入後堂見兩個婦人相抱而哭丕向前欲殺之正是

四世公侯已成夢一家骨肉又遭殃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十七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亂納甄氏

郭嘉遺計定遼東

袁尚母劉氏之妬其酷烈也甚矣。乃城破之後不能死節而獻甄氏於曹丕以圖苟全。又何其無烈性至此乎。可見婦之貞者必不妬。婦之妬者必不貞。呂后為項羽所得而不死。所以有人彘之刑。飛燕曾事射鳥兒。所以多殺皇嗣。武曌有聚麀之恥。所以弑王后殺蕭妃。豈非妬婦之明驗哉。

袁譚不得娶曹操之女。曹丕反得娶袁紹之婦。是曹操失一壻而得一婦。袁紹失一媳而又失一婦也。曹操之女未嫁而已寡。猶當悼其死壻。袁熙之妻未寡而再嫁。母乃負其生夫乎。婚可絕壻可易。曹操不妨舍譚求後壻。壻可續兒不可續。劉氏亦將認丕為繼兒乎。紹妾毀既死之容。熙妻何不毀欲生之面。為紹妻者。妬及於既死之夫。為熙母者。何不念及於未死之子。總只因兄弟之變。遂引出夫婦之變。母子之變。翁壻之變。姑媳之變。君子讀書至此。蓋深有感於骨肉之間矣。

沮授不屈。審配亦不屈。同一不屈也。而沮授則一於事袁。審配則知有袁尚。而不知有袁譚。審配不如沮授多矣。許攸降操。王修亦降操。同一降也。而許攸則助曹謀袁。王修則不忍助曹謀袁。王修賢於許攸遠矣。是不可以無辨。殺許攸者。曹操也。非許褚也。許攸數侮曹操。操欲殺攸久矣。欲自殺之。而恐有殺故人。殺功臣之

名特假手於許褚耳。昔顏頡焚僖負羈之家而重耳殺顛頡以徇於軍。今許褚殺攸而操曾不之罪。故曰非許褚殺之而曹操殺之也。曹操資許攸之力以得冀州。劉備資法正之力以得西川。而法正恃功而橫。未聞見殺於關張許攸恃功而驕。遂乃見殺於許褚。君子是以知劉備之厚而曹操之薄。

王修和解二袁之言。是真語激語熱語。劉表和解二袁之言。是假語緩語冷語。然在劉表不過自解其不發兵之故。而在二袁聽之。則當以表之言為良言也。董卓嘗和解袁紹與公孫瓚矣。曹操嘗和解劉備與呂布矣。雖敵相爭。猶可暫時和解。況兄弟耶。而二袁不能聽悲夫。

曹操有時而仁。有時而暴。免百姓秋租仁矣。而使百姓敲冰拽船。何其暴也。不殺逃民而縱之仁矣。又戒令勿為軍士所獲。仍不禁軍之殺民。何其暴也。其暴處多是真。其仁處多是假。蓋曹操待冀州之民。與其待袁紹無以異耳。殺其子奪其婦。取其地而乃哭其墓。然則其哭也為真。慈悲乎。為假。慈悲乎。奸雄之奸。非復常人。意量所及。

急之則合。緩之則離。此郭嘉所以策冀州者也。其策遼東亦猶是矣。曹操進軍攻北而譚與尚相和。及其回兵向南。而譚與尚遂相鬪。觀譚之與尚。而熙尚之與公孫康。豈異此哉。但操於譚則兩威之。於熙尚與康則一存而一威之。於冀州則待

其亂而我滅之。於遼東則聽其自滅而更不煩我滅之。此則微有不同者爾。

却說曹丕見二婦人啼哭。拔劍欲斬之。忽見紅光滿目。

為甄氏立皇后伏筆。曹操有黃星之應。曹丕亦有青雲紫雲之祥。正與紅光相映成趣。

遂按劍而問曰。汝何人也。一婦人告曰。妾乃袁將軍之妻劉氏也。丕曰。此女何人。劉

氏曰。此次男袁熙之妻甄氏也。因熙出鎮幽州。甄氏不肯遠行。故留於此。丕拖此女

近前。見披髮垢面。丕以衫袖拭其面而觀之。見甄氏玉肌花貌。有傾國之色。

二語包著一篇洛神賦。

遂對劉氏曰。吾乃曹丞相之子也。願保汝家。汝勿憂慮。遂按劍坐於堂上。却說曹操

統領眾將入冀州城。將入城門。許攸縱馬近前。以鞭指城門而呼操曰。阿瞞。汝不得

我。安得入此門。

操甚

操大笑。

奸眾將聞言。俱懷不平。

為後許褚殺許攸張本。

操至紹府門下。問曰。

誰曾入此門來。守將對曰。世子在內。操喚出責之。劉氏出拜曰。非世子不能保全妾

家。願獻甄氏為世子執箕帚。

何無烈性。

操教喚出甄氏拜於前。操視之曰。真吾兒婦也。

遂令曹丕納之。

本謂袁譚得妻却弄出袁熙失妻本是袁氏欲娶曹氏之女却弄出曹氏娶袁氏之婦奇絕約絕。

操既定冀州。親往袁氏墓下設

祭。再拜而哭甚哀。

奸雄手段。

顧謂眾將曰。昔日吾與本初共起兵時。本初問我曰。若事不

濟。方面何所可據。吾問之曰。足下意欲若何。本初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

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吾答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

虎牢關以前之

語却從此處補出。

此言如昨。而今本初已喪。吾不能不為流涕也。眾皆嘆息。操以金帛糧米賜紹

妻劉氏。

劉氏受賜不羞愧否。

乃下令曰。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盡免今年租賦。此奸雄收拾民心處。一面寫表。

申朝操自領冀州牧。一日許褚走馬入東門。正迎許攸。攸喚褚曰。汝等無我。安能出
入此門乎。褚怒曰。吾等千生萬死。身冒血戰。奪得城池。汝安敢誇口。攸罵曰。汝等皆

匹夫耳。何足道哉。褚大怒。拔劍殺攸。

攸之當死。不在此時。早在此時。阿瞞之時矣。

提頭來見曹操。說許攸如此無

禮。某殺之矣。操曰。子遠與吾舊交。故相戲耳。何故殺之。

奸雄

假話深責許褚。令厚葬許攸。

都是奸雄

乃令人遍訪冀州賢士。冀民曰。騎都尉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數曾獻計

於袁紹。紹不從。因此托疾在家。操即召琰為本州別駕從事。

此奸雄收拾士心處。

因謂曰。昨按本

州戶籍。共計三十萬眾。可謂大州。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相爭。冀民

暴骨原野。丞相不急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先計校戶籍。豈本州士女所望於明公

哉。曹操方誇其眾多。崔琰却惜其匱乏。賢士之名。洵不虛傳。

操聞言。改容謝之。待為上賓。操已定冀州。使人探袁譚消息。

時譚引兵劫掠甘陵安平渤海河間等處。聞袁尚敗走中山。乃統軍攻之。尚無心於

戰鬪。徑奔幽州。投袁熙。譚盡降其眾。欲復圖冀州。操使人召之。譚不至。操大怒。馳書

絕其婚。

呂布與袁氏既絕婚。而又送女曹操與袁氏既許女。而又絕婚。前後遙遙相對。

自統大軍征之。直抵平原。譚聞操自統軍來。遣

人求救於劉表。表請玄德商議。玄德曰。今操已破冀州。兵勢正盛。袁氏兄弟不久必

為操擒。救之無益。況操常有窺荆襄之意。我只養兵自守。未可妄動。表曰。然則何以

謝之。玄德曰。可作書與袁氏兄弟。以和解為名。婉詞謝之。

正叙譚操相攻。忽夾敘備表共議文勢至此。又作一頓。

表然

其言。先遣人以書遺譚。書略曰。

君子違難不適粵國。日前聞君屈膝降曹。則是忘先人之讎。棄手足之誼。而遺同盟之恥矣。若冀州不弟。當降心相從。待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高義耶。

先責其降操
後勸其睦尚

又與袁尚書曰。

青州天性峭急。迷其曲直。君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計曲直。不亦善乎。若迷而不返。則是韓廬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也。先言睦譚之利。後言攻譚之害。○本為袁

譚求救而書并致袁尚可見
善和事人不止勸一邊也

譚得表書。知表無發兵之意。又自料不能敵操。遂棄平原。走往南皮。曹操追至南皮。時天氣寒肅。河道盡凍。糧船不能行動。操令本處百姓敲冰拽船。百姓聞令而逃。操大怒。欲捕斬之。露出奸雄本相百姓聞得。乃親往營中投首。操曰。若不殺汝等。則吾號令不行。

若殺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軍士擒獲。

已則放之而又使軍士獲之則殺人是軍士也非我也奸

雄之極百姓皆垂淚而去。袁譚引兵出城。與曹軍相敵。兩陣對圓。操出馬。以鞭指譚而罵。

曰。吾厚待汝。何生異心。譚曰。汝犯我境界。奪吾城池。賴吾妻子。

照應前文趣甚

反說我有異心。

耶。操大怒。使徐晃出馬。譚使彭安接戰。兩馬相交。不數合。晃斬彭安於馬下。譚軍敗走。退入南皮。操遣軍四面圍住。譚着慌。使辛評見操約降。

此時何不仍與袁尚相和求救於袁尚耶

操曰。袁譚小子。反覆無常。吾難准信。汝弟辛毗。吾已重用。汝亦留此可也。評曰。丞相差矣。某聞主

子反覆無常。吾難准信。汝弟辛毗。吾已重用。汝亦留此可也。評曰。丞相差矣。某聞主

貴臣榮主憂臣辱某久事袁氏豈可背之

袁譚不與弟合是為私辛評不與弟合是為公

操知其不可留乃遣回評

回見譚言操不准投降譚叱曰汝弟見事曹操汝懷二心耶評聞言氣滿填胸昏絕

於地譚令扶出須臾而死

辛評之死勝辛毗之生

譚亦悔之郭圖謂譚曰來日盡驅百姓當先以

軍繼其後與曹操決一死戰

不惜百姓者定保土地乎

譚從其言當夜盡驅南皮百姓皆執刀槍聽

令次日平明大開四門軍在後驅百姓在前喊聲大舉一齊擁出直抵曹寨兩軍混

戰自辰至午勝負未分殺人遍地操見未獲全勝乘馬上山親自擊鼓將士見之奮

力向前譚軍大敗百姓被殺者無數

此時北方百姓大是當災

曹洪奮威突陣正迎袁譚舉刀亂砍譚

竟被曹洪殺於陣中

殺袁譚者乃是曹操之弟何曹氏有兄弟而袁氏無兄弟耶曹洪殺袁譚是叔翁殺姪婿矣一笑

郭圖見陣大亂急馳入城

中樂進望見拈弓搭箭射下城壕人馬俱陷

郭圖驕民為兵宜其死也

操引兵入南皮安撫百姓忽

有一彪軍來到乃袁熙部將焦觸張南也操自引軍迎之二將倒戈卸甲特來投降

操封為列侯又黑山賊張燕引軍十萬來降操封為平北將軍下令將袁譚首級號

令敢有哭者斬頭挂北門外一人布冠衰衣哭於頭下左右拏來見操操問之乃青

州別駕王修也

王修哭袁譚之首極似繫布哭彭越之頭

因諫袁譚被逐

前應

今知譚死故來哭之操曰汝知吾

令否修曰知之操曰汝不怕死耶修曰我生受其祿令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忘義

何以立世乎若得收葬譚屍受戮無恨

語從血性中流出讀之可以作忠

操曰河北義士何其如此之多

也可惜袁氏不能用若能則我安敢正眼觀此地哉

連前沮授審配辛評等應贊一句

遂命收葬譚屍

禮修為上賓以為司金中郎將因問之曰今袁尚已投袁熙取之當用何策修不答
好王操曰忠臣也明如兄弟之義者必知君臣之分問郭嘉嘉曰可使袁氏降將焦觸張南等自攻之操用

其言隨差焦觸張南呂曠呂翔馬延張顗各引本部兵分三路進攻幽州數人皆袁氏舊正與王修反照

一面使李典樂進會合張燕打并州攻高幹前此策與尚此忽帶補高幹且說袁尚袁熙知曹兵將至

料難迎敵乃棄城引兵星夜奔遼西投烏桓去了幽州刺史烏桓觸聚幽州眾官歛

血為盟共議背袁向曹之事烏桓觸先言曰吾知曹丞相當世英雄今往投降有不

遵令者斬依次插血循至別駕韓珩珩乃擲劍於地大呼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

主敗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缺矣若北面而降曹吾不為也韓珩自是奇士眾皆失色烏

桓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齊否不待一人韓珩既有志如此聽其自便推珩

而出烏桓不殺韓珩亦是奇士烏桓觸乃出城迎接三路軍馬徑來降操操大喜加為鎮北將軍忽探

馬來報樂進李典張燕攻打并州高幹守住壺關口不能下敘事甚省操自勒兵前往三將

接着說幹拒關難擊操集眾將共議破幹之計荀攸曰若破幹須用詐降計方可操

然之喚降將呂曠呂翔附耳低言如此如此方敘韓珩不降接敘二呂詐降又與韓珩反照呂曠等引軍數十直抵

關下叫曰吾等原係袁氏舊將不得已而降曹曹操為人詭譎薄待吾等吾今還扶

舊主可疾開關相納高幹未信只教二將自上關說話二將卸甲棄馬而入謂幹曰

曹軍新到可乘其軍心未定今夜劫寨某等願當先幹喜從其言二呂舍尚而降韓又舍操而降操令復舍韓而降幹

即使真降亦當慮其反覆矣
幹乃信而不疑宜其敗也

是夜教二呂當先引萬餘軍前去將至曹寨背後喊聲大震伏

兵四起高幹知是中計急回壺關城樂進李典已奪了關敘事又高幹奪路走脫往投

單于操領兵拒住關口使人追襲高幹幹到單于界正迎北番左賢王幹下馬拜伏

於地言曹操吞併疆土今欲犯王子地面萬乞救援同力克復以保北方左賢王曰

吾與曹操無讐豈有侵我土地汝欲使我結怨於曹氏耶叱退高幹後有公孫康不敢納二
袁此先有左賢王不肯

納高幹幹尋思無路只得去投劉表行至上潞被都尉王琰所殺將頭解曹操後有公孫康
送二袁之頭

此先有王琰送
高幹之頭作引操封琰為列侯并州既定先取青州次取冀州又次取幽
州今又定并州四州於此一結操商議西擊烏桓曹洪等曰袁

熙袁尚兵敗將亡勢窮力盡遠投沙漠我今引兵西擊倘劉備劉表乘虛襲許都我

救應不及為禍不淺矣請回師勿進為上此言二袁投烏桓不足患
而劉備投劉表為足患郭嘉曰諸公所言錯矣

主公雖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邊遠必不設備乘其無備卒然擊之必可破也此說
烏桓

可且袁紹與烏桓有恩而尚與熙兄弟猶存不可不除次說烏桓
不可不擊劉表坐談之客耳此言
劉表

不足
慮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

無憂也次言劉備可
慮而不足慮操曰奉孝之言極是遂率大小三軍車數千輛望前進發但見黃沙

漠漠狂風四起道路崎嶇人馬難行四句抵得一篇塞上行操有回軍之心問於郭嘉嘉此時不

服水土卧病車中操泣曰因我欲平沙漠使公遠涉艱辛以至染病吾心何安嘉曰

某感丞相大恩雖死不能報萬一操曰吾見北地崎嶇意欲回軍若何嘉曰兵貴神

連今千里襲人輜重多而難以趨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備但須得識徑路

者為引導耳

病人能作如此壯健語母怪今之壯健人反奄奄如作病中語也

遂留郭嘉於易州養病求鄉導官以引路有

袁紹舊將田疇

深知此境操召而問之疇曰此道夏秋間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

舟楫最難行動不如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前近柳城掩其不備

冒頓可一戰而擒也

地勢如指掌

操從其言封田疇為靖北將軍作鄉導官為前驅張遼為

次操自押後倍道輕騎而進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山正遇袁熙袁尚會合冒頓等

數萬騎前來張遼飛報曹操操自勒馬登高望之見冒頓兵無隊伍參差不整操謂

張遼曰敵兵不整便可擊之乃以麾授遼遼引許褚于禁徐晃分四路下山奮力急

攻冒頓大亂遼拍馬斬冒頓於馬下餘將皆降袁熙袁尚引數千騎投遼東去了操

收軍入柳城封田疇為柳亭侯以守柳城疇涕泣曰某負義逃竄之人耳蒙厚恩全

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寨以邀賞祿哉死不敢受侯爵

田疇為操設謀雖不及王粲之不答而不受侯爵則高於王粲等多矣

操義之乃拜疇為議郎操撫慰單于人等收得駿馬萬匹即日回兵時天氣寒且旱

二百里無水軍又乏糧殺馬為食鑿地三四十丈方得水

回想決漳河通白溝時何水之多而今何水之少也濕則極濕乾則極乾前後映

操回至易州重賞先曾諫者因謂眾將曰孤前者乘危遠征僥倖成功雖得勝天

所佑也不可以為法諸君之諫乃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

與袁紹之殺田豐真霄壤之隔

操到易

州時郭嘉已死數日停柩在公廨操往祭之大哭曰奉孝死乃天喪吾也回顧眾官

曰諸君年齒皆孤等輩。惟奉孝最少。吾欲託以後事。不期中年夭折。使吾心腸崩裂。

前哭袁紹是假哭。此哭郭嘉是真哭。

嘉之左右將嘉臨死所封之書呈上曰。郭公臨死親筆書此囑曰。丞

相若從書中所言。遼東事定矣。

先微露一句。却不叙明妙。

操拆書視之。點頭嗟嘆。諸人皆不知其意。此處更不

說明

次日夏侯惇引眾入稟曰。遼東太守公孫康久不賓服。此從諸將口中點出妙甚。今袁熙袁尚又往

投之。必為後患。不如乘其未動。速往征之。遼東可得也。操笑曰。不煩諸公虎威。數日

之後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

奇語疑。或疑人。

諸將皆不肯信。

不獨當時諸將不肯信。即今讀者亦不肯信。

却說袁熙袁

尚引數千騎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本襄平人。武威將軍公孫度之子也。當日知

袁熙袁尚來投。遂聚本部屬官商議此事。公孫恭曰。袁紹存日。常有吞遼東之心。今

袁熙袁尚兵敗將亡。無處依棲。來此相投。是鳩奪鵲巢之意也。若容納之。後必相圖。

不如賺入城中殺之。獻頭與曹公。曹公必重待我。

有此一折。方見。所言亦大是。然使公孫康此時即聽其言。又不足為奇。

康曰。只怕曹操

引兵下遼東。又不如納二袁使為我助。

郭嘉通計之妙。見。

恭曰。可使人探聽。如曹兵來攻。則

留二袁。如其不動。則殺二袁。送與曹公。

皆在郭嘉料中。

康從之。使人去探消息。却說袁熙袁尚

至遼東。二人密議曰。遼東軍兵數萬。足可與曹操爭衡。今暫投之。後當殺公孫康而

奪其地。養成氣力。而抗中原。可復河北也。

不出公孫恭之料。

商議已定。乃入見公孫康。康留於

館驛。只推有病。不即相見。不一日。細作回報曹操兵屯易州。並無下遼東之意。公孫

康大喜。乃先伏刀斧手於壁衣中。使二袁入。

皆在郭嘉料中。

相見禮畢。命坐。時天氣嚴寒。尚見

牀榻上無衾褥。謂康曰。願鋪坐席。康嘆目言曰。汝二人之頭將行萬里。何席之有。實元

驚人尚大驚。康叱曰。左右何不下手。刀斧手擁出。就坐席上。砍下二人之頭。用木匣盛

貯。使人送到易州。來見曹操。皆在郭嘉料中時操在易州。按兵不動。夏侯惇張遼入稟曰。如不

下遼東。可回許都。恐劉表生心。操曰。待二袁首級至。即便回兵。更不說明緣故。正不知頭並內實其藥眾皆暗

笑。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袁尚首級至。眾皆大驚。使者呈上書信。操大笑曰。

不出奉孝之料。重賞來使。封公孫康為襄平侯。左將軍。眾官問曰。何為不出奉孝之

所料。操遂出郭嘉書以示之。一路隱隱躍躍至此方出書相示文勢絕妙書略曰。

今聞袁熙袁尚往投遼東。明公切不可加兵。公孫康久畏袁氏吞併二袁。往投必

疑。若以兵擊之。必併力迎敵。急不可下。若緩之。公孫康袁氏必自相圖。其勢然也。

郭嘉遺書在眾眼中看出妙

眾皆踴躍稱善。操引眾官復設祭於郭嘉靈前。亡年三十八歲。從征十有一年。多立

奇勳。此處又叙郭嘉行狀後人有詩讚曰。

天生郭奉孝。豪傑冠羣英。腹內藏經史。胸中隱甲兵。

運謀如范蠡。決策似陳平。可惜身先喪。中原梁棟傾。

操領兵還冀州。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都安葬。程昱等請曰。北方既定。今還許都。

可早建下江南之策。操笑曰。吾有此志久矣。諸君所言。正合吾意。早為後文赤壁鏖兵伏線是夜宿於

冀州城東角樓上憑欄仰觀天文

將敘地下金光先敘天上星文開篇絕妙

時荀攸在側操指曰南方旺氣燦然

恐未可圖也

又為後文赤壁兵敗伏線

攸曰以丞相天威何所不服正看間忽見一道金光從地而起

攸曰此必有寶於地下操下樓令人隨光掘之正是

星文方向南中指金寶旋從北地生 不知所得何物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管仲之有三歸或云是臺或云是女以今度之意者管仲喜得三歸之女而即以此名其臺未可知也然則是臺亦是女非有兩三歸也若銅雀之二橋則不然曹植所欲建者玉龍金鳳所接之二橋曹操所欲得者乃孫策周瑜所娶之二橋橋之與喬則有辨矣

此卷以雀始以馬終有曹操得雀却遠引舜母夢雀有舜母夢雀却便有禪母夢斗又因銅雀生出金鳳又因金鳳生出玉龍前有鳳與龍後有鶴與馬將有的盧之躍先有白鶴之鳴至於張武喪馬趙雲奪馬劉備送馬劉表還馬蒯越相馬伊籍諫馬種種波瀾無不層折入妙此文中文佳境

前卷百忙中忽敘曹丕生時之異此卷百忙中忽敘劉禪生時之祥皆為後日稱帝張本也然敘曹丕不於入冀州之時是追敘已往此敘劉禪於屯新野之日是現敘目前又是一樣筆法

袁紹暱後妻劉表亦暱後妻袁紹愛幼子劉表亦愛幼子袁紹優柔不斷劉表亦優柔不斷兩人性情何其相似至於如此之甚也一則以家世自矜大而無當一則以虛名自愛文而無用雖曹美三公名高八俊亦何益哉然劉表亦有過於袁紹者紹以逢紀之譖而殺田豐表不以蔡瑁之譖而殺玄德畢竟聲望中人猶較勝於閥閱中人

曹操攻冀州之時備不勸表襲許都至操擊烏桓之時備乃勸表襲許都其故何也從冀州回救許都也近近則不可襲從烏桓回救許都也遠遠則可襲勢不同也且有不救袁譚而示怯於前操必輕表而不設備乘其不備而襲之此所謂始如處女後若脫兔真兵家之妙算也劉表不用備言失此機會可勝嘆哉

蔡夫人從屏風後竊聽大是怕人玄德襄陽赴會幾乎喪命皆此一聽所致不獨景升害怕玄德亦當害怕不獨玄德害怕即讀者至此亦為之寒心咋舌也今日懼內之家多有此風凡賓客至堂中叙話者切宜仔細不可妄言恐驚動屏風後竊聽之人不是耍處

天下怕老婆之人未有不緣於愛老婆者也愛極生怕怕則不敢愛則不忍不忍與不敢之心合而於是妻之旨不可違妻之鋒不可犯而妻黨之權遂牢固而不可破矣雖然今天下豈少劉景升哉笑景升者復為景升吾正恐景升笑人耳

光武過滹沱之馬。安行水上。昭烈過檀溪之馬。幾陷水中。李世民過澗之馬。却有
三跳。劉玄德過溪之馬。只是一躍。金太祖混同江之馬。按轡而行。劉先主檀溪之
馬。超越而過。宋高宗渡江之馬。死馬當活馬騎。漢昭烈過溪之馬。劣馬作神馬用。
讀書至此。真千古奇觀。

范增欲殺沛公。而項羽不忍。蔡瑁欲殺玄德。而劉表不忍。然鴻門之宴。項羽在故。
范增不能為政。襄陽之宴。劉表不在。則蔡瑁為政。由此言之。襄陽一會。其更險於
鴻門哉。

却說曹操於金光處。掘出一銅雀。問荀攸曰。此何兆也。攸曰。昔舜母夢玉雀入懷而
生舜。今得銅雀。亦吉祥之兆也。後曹丕欲學舜之禪。先於此伏一筆。操大喜。遂命作高臺以慶之。乃即日破

土斷木。燒瓦磨磚。築銅雀臺於漳河之上。約計一年而工畢。大兵之後。又興大役。愛民者如是乎。少子曹植

進曰。若建層臺。必立三座。中間高者。名為銅雀。左邊一座。名為玉龍。右邊一座。名為

金鳳。又生出玉龍金鳳以配銅雀。更覺分外生色。更作兩條飛橋。橫空而上。乃為壯觀。此所云二橋。乃橋也。非橋也。操曰。吾兒所言

甚善。他日臺成。足可娛吾老矣。為後大宴銅雀臺及臨終時遺命伏線。原來曹操有五子。惟植性敏慧。善文章。

為後七步成章伏線。曹操平日最愛之。前文叙袁紹愛少子。後文叙劉表愛少子。此又叙曹操愛少子。正與前後相映射。於是留曹植與曹丕。在鄴郡造

臺。使張燕守北寨。操將所得袁紹之兵。共五六十萬。班師回許都。大封功臣。又表贈

郭嘉為貞侯。養其子奕於府中。以上了却北方事。以下專敘南方事。復聚眾謀士商議。欲南征劉表。荀彧曰。

大軍方北征而回。未可復動。且待半年養精蓄銳。劉表孫權可一鼓而下也。

帶說孫權早為赤壁伏線

操從之。遂分兵屯田。以候調用。却說玄德自到荊州。劉表待之甚厚。一日正相聚飲

酒。忽報降將張武陳孫在江夏擄掠人民。共謀造反。表驚曰。二賊又反。為禍不小。玄

德曰。不須兄長憂慮。備請往討之。表大喜。即點三萬軍與玄德前去。玄德領命即行。

不一日來到江夏。張武陳孫引兵來迎。玄德與關張趙雲出馬在門旗下。望見張武

所騎之馬極其雄駿。玄德曰。此必千里馬也。

曹操喜得死雀劉備却愛活馬

言未畢。趙雲挺槍而出。徑衝

彼陣。張武縱馬來迎。不三合。被趙雲一槍刺落馬下。隨手扯住轡頭。牽馬回陣。子龍陳

孫見了。隨趕來奪。張飛大喝一聲。挺槍直出。將陳孫刺死。眾皆潰散。玄德招安餘黨。

平復江夏諸縣。班師而回。

此段專為得馬而叙為檀溪張本。此番為得馬而叙而奪馬殺將偏用子龍翼德不用騎赤兔馬之人是其用筆開處細處

表出郭迎接入

城。設宴慶功。酒至半酣。表曰。吾弟如此雄才。荊州有倚賴也。但憂南越不時來寇。張

魯孫權皆足為慮。

但慮南越張魯孫權而獨不慮及曹操可謂知近不知遠矣

玄德曰。弟有三將。足可委用。使張飛巡南

越之境。雲長拒固子城。以鎮張魯。趙雲拒三江。以當孫權。何足慮哉。

玄德所慮只在曹操耳

表喜欲

從其言。蔡瑁告其姊蔡夫人曰。

不告姊丈而告其姊其姊之為姊可知而姊丈之為姊丈亦可知矣

劉備遣三將居外。而自居荊

州。久必為患。蔡夫人乃夜對劉表曰。

夜對妙語得其時矣

我聞荊州人多與劉備往來。不可不防

之。今容其佳居城中無益。不如遣使他往。表曰。玄德仁人也。蔡氏曰。只恐他人不似

汝心。

呼夫曰汝夫人之轉如此

表沉吟不答。

此時不即遣玄德又作一頓是劉表緩處是文字曲處

次日出城。見玄德所乘之馬極駿。問之。

知是張武之馬。表稱讚不已。玄德遂將此馬送與劉表。玄德讚馬趙雲漢趙雲來劉表讚馬玄德又漢趙雲去表大喜。

騎回城中。蒯越見而問之。表曰：「此玄德所送也。」越曰：「昔先兄蒯良蒯良之死只在蒯越口中帶出最善相

馬，越亦頗曉。此馬眼下有淚槽，額邊生白點，名為的盧。騎則妨主。張武為此馬而亡。

主公不可乘之。若云亡張武者是虛則亡呂布者豈亦免耶恐馬不任咎也表聽其言。次日請玄德飲宴。因言曰：「昨承惠良

馬，深感厚意。但賢弟不時征進，可以用之。敬當送還。」玄德起謝。表又曰：「賢弟久居此

間，恐廢武事。襄陽屬邑新野縣頗有錢糧，弟可引本部軍馬於本縣屯紮。何如？」前沉吟不語時算定矣玄德領諾。次日謝別劉表，引本部軍馬逕往新野。從荆州移屯新野與前從徐州移屯小沛同一局面方出城

門，只見一人在馬前長揖曰：「公所騎馬不可乘也。」玄德視之，乃荆州幕賓伊籍。字機

伯。山陽人也。玄德忙下馬問之。籍曰：「昨聞蒯異度對劉荆州云：『此馬名的盧，乘則妨

主。』因此還公。公豈可復乘之？」創趙學劉良之相馬以告劉表伊籍又述蒯越之相馬以告玄德只一馬耳却生出無數曲折玄德曰：「深感先生見愛，

但凡人死生有命，豈馬所能妨哉？」劉表懼妨玄德不懼妨即此便見兩人高下籍服其高見，自此常與玄德往來。

為後伊籍兩番被玄德伏線玄德自到新野，軍民皆喜。政治一新。建安十二年春，甘夫人生劉禪。是夜

有白鶴一隻飛來縣衙屋上。雀從地出鶴自天來前後開映射高鳴四十餘聲，望西飛去。應後劉禪稱帝臨分

婉時，異香滿室。甘夫人嘗夜夢仰吞北斗，因而懷孕，故乳名阿斗。前見黃星此夢斗又開開映射○忙中忽夾叙阿

斗降生事却又並非閒筆此時曹操正統兵北征。玄德乃往荆州說劉表曰：「今曹操悉兵北征，許昌空

虛。若以荆襄之眾乘間襲之，大事可就也。」前前卷曹操北征為極之時深望劉備在荆州何便睡看今觀此處方知英雄謀略表曰：「吾坐據荆

州，若以荆襄之眾乘間襲之，大事可就也。」

州足矣豈可別圖

不出前卷却嘉所料

玄德默然表邀入後堂飲酒酒至半酣表忽然長嘆玄德

曰兄長何故長嘆表曰吾有心事未易明言

此時不即說出緣故是劉表處是文字曲處

玄德再欲問時蔡夫人

出立屏後劉表乃垂頭不語

寫盡憐婦防察之微間夫畏忌之狀先寫蔡夫人此番竊聽却無所聞妙甚

須臾席散玄德自歸新野至

是年冬聞曹操自柳城回玄德甚嘆表之不用其言忽一日劉表遣使至請玄德赴

荊州相會玄德隨使而往劉表接着叙禮畢請入後堂飲宴因謂玄德曰近聞曹操

提兵回許都勢日強盛必有吞併荆襄之心昔日悔不聽賢弟之言失此好機會

荊州鐵鑄

不成此玄德曰今天下分裂干戈日起機會豈有盡乎若能應之於後未足為恨也

一大錯住者不可違來者猶可追

表曰吾弟之言甚當相與對飲酒酣表忽潛然下淚

前止長嘆此獨下淚文勢紆徐有致

玄德問其

故表曰吾有心事前者欲訴與賢弟未得其便玄德曰兄長有何難決之事倘有用

弟之處弟雖死不辭表曰前妻陳氏所生長子琦為人雖賢而柔懦不足立大事後

妻蔡氏所生少子琮頗聰明

此在劉表口中叙出省筆

吾欲廢長立幼恐礙於禮法欲立長子爭奈

蔡氏族中皆掌軍務後必生亂因此委決不下

前不說明此方說出文勢紆徐有致○既愛少子又憐長子既憐長子又畏蔡氏活畫一沒主意沒決斷人

玄德曰自古廢長立幼取亂之道若憂蔡氏權重可徐徐削之不可溺愛而立少子

也

自是正論

表默然原來蔡夫人素疑玄德凡遇玄德與表叙論必來竊聽

前既先寫蔡夫人出立屏後此處所叙便不突

是時正在屏風後聞玄德此言心甚恨之

後文孔明不對劉琦之問直至登樓去梯而後言者正恐此屬垣之有耳也

玄德自知語失

遂起身如廁因見己身髀肉復生亦不覺潛然流淚

劉表下淚是兒女態玄德下淚是英雄氣

少頃復入席表見

玄德有淚容。怪問之。玄德長嘆曰。備往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散。今久不騎。髀裏肉生。

日月蹉跎。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劉表為家。庭繁情劉玄德為天下發憤。表曰。吾聞賢弟在許昌。

與曹操青梅煮酒。共論英雄。賢弟盡舉當世名士。操皆不許。而獨曰。天下英雄。惟使

君與操耳。青梅煮酒事已隔數卷。忽於此處一提。以曹操之權力。猶不敢居吾弟之先。何處功業不建乎。玄

德乘着酒興。失口答曰。備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輩。誠不足慮也。前於曹操面前假作愚人。身分今在劉表面前却露

出英雄本色。表聞言默然。玄德自知失語。託醉而起。歸館舍安歇。前為玄德默然。後為劉表默然。前為劉表長嘆。後為玄德長嘆。前為劉表下淚。

後為玄德下淚。前云玄德自知失語。起身如廁。後又云玄德自知失語。託醉而起。皆故意作此兩兩相對之筆。聞甚細甚。後人有詩讚玄德曰。

曹公屈指從頭數。天下英雄獨使君。髀肉復生猶感歎。爭教寰宇不三分。

却說劉表聞玄德語。口雖不言。心懷不樂。別了玄德。退入內宅。蔡夫人曰。適間我於

屏後聽得劉備之言。甚輕視人。足見其有吞併荊州之意。今若不除。必為後患。屏後所聞。著怒

只在前語今激劉表却只說他後語。婦人狡猾。表不答。但搖頭而已。活畫劉表。蔡氏乃密召蔡瑁入。商議此事。瑁曰。請先就

館舍殺之。然後告知主公。請至此為玄德捏一把汗。蔡氏然其言。瑁出便連夜點軍。蔡瑁不奉劉表之命。便欲點軍殺玄德。想見蔡

瑁之橫。蔡夫人之專而劉表之弱。却說玄德在館舍中。秉燭而坐。三更以後。方欲就寢。忽一人叩門而入。

視之。乃伊籍也。宋得。原來伊籍探知蔡瑁欲害玄德。特夤夜來報。此伊籍第一當下伊籍將

蔡瑁之謀。報知玄德。催促玄德速速起身。玄德曰。未辭景升。如何便去。籍曰。公若辭。

必遭蔡瑁之害矣。玄德乃謝別伊籍。急喚從者。一齊上馬。不待天明。星夜奔回新野。

比及蔡瑁領軍到館舍時，玄德已去遠矣。瑁悔恨無及，乃寫詩一首於壁間。想還入見表曰：劉備有反叛之意，題反詩於壁上，不辭而去矣。玄德諷劉表是幾句真話，蔡瑁臨玄德是一首假詩，表不信。

親詣館舍觀之，果有詩四句。詩曰：

數年徒守困，空對舊山川。龍豈池中物，乘雷欲上天。

龍躍池中，正應馬躍襄中。假詩之句，已預為之識矣。

劉表見詩大怒，拔劍言曰：「誓殺此無義之徒。」行數步，猛省曰：「吾與玄德相處許多時，

不曾見作詩，此必外人離間之計也。」遂回步入館舍，用劍尖削去此詩，棄劍上馬。忽而大怒

忽而猛省，忽而拔劍，忽而棄劍，如潮起潮落，是劉表好處，是文字曲處。蔡瑁請曰：「軍士已點齊，可就往新野擒劉備。」表曰：「未可造

次。」容徐圖之。此鐵破假詩，不即說明，乃作此詩。盧提提是劉表緩處，是文字曲處。蔡瑁見表遲疑不決，乃暗與蔡夫人商議，即日大

會眾官於襄陽，就彼處謀之。次日，瑁稟表曰：「近年豐熟，合聚眾官於襄陽，以示撫勸

之意。」請主公一行。表曰：「吾近日氣疾作，實不能行，可令二子為主待客。」瑁曰：「公子年

幼，恐失於禮節。」表曰：「可往新野請玄德待客。」請玄德赴會，不用蔡瑁說，却用劉表說，妙甚。瑁暗喜正中其計，便差

人請玄德赴襄陽，却說玄德奔回新野，自知失言取禍，未對眾人言之。忽使者至，請

赴襄陽。孫乾曰：「昨見主公忽忽而回，意甚不樂，愚意度之，在荆州必有事故。今忽請

赴會，不可輕往。」一個說，不該去。玄德方將前項事訴與諸人。歸時不說至，此方說曲甚。雲長曰：「兄自疑心語失，劉

荆州並無嗔責之意。」外人之言，未可輕信。襄陽離此不遠，若不去，則荆州反生疑矣。

一個說，不該去。玄德曰：「雲長之言是也。」張飛曰：「筵無好筵，會無好會，不如休去。」又一個說，不該去。趙雲曰：

某將馬步軍三百人同往。可保主公無事。

一個願領兵隨去

玄德曰：如此甚好。遂與趙雲即日

赴襄陽。蔡瑁出郭迎接，意甚謙謹。

寫蔡瑁之詐

隨後劉琦、劉琮二子引一班文武官僚出迎。

玄德見二公子俱在，並不疑忌。是日請玄德於館舍暫歇。趙雲引三百軍圍繞保護。

雲披甲挂劍，行坐不離左右。

寫趙雲之忠

劉琦告玄德曰：父親氣疾作，不能行動，特請叔父

待客。撫勸各處收牧之官。玄德曰：吾本不敢當此。既有兄命，不敢不從。次日人報九

郡四十一州官員俱已到齊。蔡瑁預請蒯越計議曰：劉備世之梟雄，久留於此，後必

為害。可就今日除之。越曰：恐失士民之望。瑁曰：吾已密領劉荊州言語在此。

蔡瑁欺劉表既用假

詩欺蒯越又傳假命

越曰：既如此，可預作準備。瑁曰：東門峴山大路已使吾弟蔡和引軍守把。南

門外已使蔡中守把。北門外已使蔡勳守把。

三蔡伏兵只在蔡瑁中叙出最省筆

止有西門不必守把。前有

檀溪阻隔，雖數萬之眾，不易過也。

先說得如此之險方見後文脫難之奇

越曰：吾見趙雲不離玄德，恐難下

手。瑁曰：吾伏五百軍在城內準備。越曰：可使文聘王威二人另設一席於外廳，以待

武將。先請住趙雲，然後可行事。

與張繡欲謀曹操先使人灌醉典韋同一方法

瑁從其言。當日殺牛宰馬，大張筵

席。玄德乘的盧馬至州衙，命牽入後園擲擊。

此處寫馬寫後園極似閒筆却俱暗為後文伏線妙

眾官皆至堂中。玄德

主席。二公子兩邊分坐。其餘各依次而坐。趙雲帶劍立於玄德之側。文聘王威入請

趙雲赴席。雲推辭不去。

極寫趙雲精細

玄德令雲就席。雲勉強應命而出。蔡瑁在外收拾得鐵

補相似，將玄德帶來三百軍，都遣歸館舍。只待半酣，號起下手。

請至此又為玄德捏一把汗

酒至三巡，

伊籍起把盞至玄德前以目視玄德低聲謂曰請更衣玄德會意即起如廁伊籍把

盞畢疾入後園接著玄德附耳報曰蔡瑁設計害君城外東南北三處皆有軍馬守

此伊籍第二番救玄德

把惟西門可走公宜急逃

此伊籍第一番救玄德

寫得又閃又猜

玄德大驚急解的盧馬開後園門牽出飛

身上馬不顧從者匹馬望西門而走門吏問之玄德不答加鞭而出門吏當之不住

飛報蔡瑁瑁即上馬引五百軍隨後追趕

前云伏軍五百丘城正為此句伏線

却說玄德撞出西門行無數

里前有一大溪攔住去路

讀至此又為玄德捏一把汗

那檀溪闊數丈水通湘江其波甚緊

極言其險愈見後文脫難之奇

玄德到溪邊見不可渡勒馬再回

若此時便駕馬則無步驛矣馬再回情勢逼真

遙望城西塵頭大起追兵將至玄

德曰今番死矣遂回馬到溪邊回頭看時追兵已近

急極矣

玄德著慌急縱馬下溪

下溪是慌極舉動情勢逼真

行不數步馬前蹄忽陷浸濕衣袍

不便駕躍馬偏有此一折愈出愈奇愈險愈妙

玄德乃加鞭大呼曰的

盧的盧今日妨吾

急到沒去處險到沒去處讀者以為必無生路矣下文忽然死裏逃生真乃出人意料

言畢那馬忽從水中湧身而起

一躍

三丈飛上西岸玄德如從雲霧中起

文不險不奇事不急不快急絕險絕之時忽翻出奇絕快絕之事可驚可喜

後來蘇學士有古風

一篇單咏躍馬檀溪事詩曰

老去花殘春日暮官遊偶至檀溪路停騶遙望獨徘徊眼前零落飄紅絮暗想咸

陽火德衰龍爭虎鬪交相持襄陽會上王孫飲坐中玄德身將危逃生獨出西門

道背後追兵復將到一川煙水漲檀溪急叱征騎往前跳馬蹄踏碎青玻璃天風

響處金鞭揮耳畔但聞千騎走波中忽見雙龍飛西川獨霸真英主坐上龍駒兩

相遇。檀溪溪水自東流。龍駒英主。今何處。臨流三嘆。心欲酸。斜陽寂寂。照空山。三分鼎足。渾如夢。蹤跡空流在世間。

玄德躍過溪西。顧望東岸。蔡瑁已引軍趕到溪邊。大叫使君何故逃席而去。

本是逃死乃云逃席

玄德曰。吾與汝無仇。何故欲相害。瑁曰。吾並無此心。使君休聽人言。玄德見瑁手將

拈弓取箭。乃急撥馬望西南而去。

寫蔡瑁尚有餘勢。玄德尚有餘信。

瑁謂左右曰。是何神助也。

不特蔡瑁吃驚。即讀者至今猶

未信。方欲收軍回城。只見西門內趙雲引三百軍趕來。

前頗寫趙雲隨身保護。讀者以為玄德全仗此人矣。不謂報信者乃伊籍。躍溪者乃的盧。趙雲

竟未及相助。今玄德已去。蔡瑁將歸而趙雲忽就勢面趕來。讀者又教後文趙雲必殺蔡瑁也。

正是

躍去龍駒能救主。追來虎將欲誅仇。

未知蔡瑁性命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十八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隱淪

單福新野遇英主

此卷為玄德訪孔明。孔明見玄德作引子耳。將有南陽諸葛廬。先有南漳水鏡莊。以引之。將有孔明為軍師。先有單福為軍師以引之。不特此也。前卷有玉龍金鳳。此卷乃有伏龍鳳雛。前卷有一雀一臺。此卷乃有一鳳一龍。是前卷又為此卷作引也。究竟一鳳一龍。未曾指其為誰。不但水鏡不肯說龍鳳姓名。即單福亦不肯自道其真姓名。龍統二字。在童子口中輕輕逗出。而玄德却不知此人之即為鳳雛。元直二字。在水鏡夜間輕輕逗出。而玄德却不知此人之即為單福。隱隱躍躍如簾內美人。不露全身。只露半面。令人心神恍惚。猜測不定。至於諸葛亮三字。通篇更不一露。又如隔牆聞環珮聲。并半面亦不得見。純用虛筆。真絕世妙文。

趙雲在襄陽城外檀溪水邊。接連幾個轉身。不見玄德。可謂急矣。若使翼德處此。必殺蔡瑁。若使雲長處此。縱不殺蔡瑁。必拏住蔡瑁。要在他身上尋還我兄。安肯將蔡瑁輕輕放過。却自尋到新野。又尋到南漳乎。三人忠勇一般。而子龍為人。又極精細。極安頓。一人有一人性格。各各不同。寫來真是好看。前玄德以髀肉復生而悲。何其壯也。今至南漳道中。見牧童吹笛而來。乃有吾不如也之嘆。頓使英雄氣盡。蓋馬蹄甚危。牛背甚穩。長鞭甚急。短笛甚閒。碌碌半生。征鞍勞苦。豈若散髮

林間行吟澤畔。為足逍遙而適志耶。非但玄德不如。即效死之龐統。盡瘁之孔明。皆不如也。水鏡先生。寧老於南漳。而不出。有以夫。

玄德於波翻浪滾之後。忽聞童子吹笛。先生鼓琴。於電走風馳之後。忽見石案香清。松軒茶熟。正在心驚胆戰。俄而氣定神閒。真如過弱水而訪蓬萊。脫苦海而遊閻苑。恍疑身在神仙境界矣。至於夜半聽水鏡與元直共語。彷彿王積新聽婦姑弈碁。雖極分明。却費揣度。可聞而不可知。可聽而不可見。尤神妙之至。

水鏡述襄陽童謠曰。泥中蟠龍向天飛。是以玄德比龍也。前蔡琰捏造玄德反詩曰。龍宣池中物。亦以玄德比龍也。蘇子瞻檀溪古風一篇。有波中忽見雙龍飛之句。是又謂真主一龍。駿馬亦一龍也。然人但知如龍之主。自有如龍之馬。以救之。不知如龍之主。不可無如龍之士。以佐之。泥中龍池中龍。波中龍。凡寫無數龍字。總只為引起伏龍一人而已。

水鏡之薦伏龍鳳雛。不肯明指其人。是薦而猶未薦也。然不便說出。正深於薦者也。何也。其人鄭重。而言之不甚鄭重。則聽者不知其為鄭重矣。惟鄭重言之。使知其人之重。說且不可輕說。見又不可輕見。用又何可輕用耶。此三顧之勤。所以不敢後。而百里之任。所以不敢辱也。

袁紹之信逢紀。不知其惡也。其殺田豐。因沮受。不知其善也。若劉表既知玄德之

賢而不能用既知蔡瑁之惡而不能去是好賢不如緇衣與不知賢者等惡惡不如蒼伯與不知惡者等耳元直之辭之也宜哉

觀玄德遇元直一段文字何其紆徐而曲折也在水鏡莊上彼此各不相見水鏡與元直語並不說出玄德明日與玄德語並不說出元直及玄德歸新野元直亦更不造謁直待市上行歌馬前邂逅然後邀入縣衙讀者至此以為此時方得遇合矣而不知其猶未即合也又借相馬作一波瀾一則將欲事之乃先試之一則將欲出之忽欲拒之迨說明相試之故然後彼此歡洽可見人之輕率徑遂者必非妙人文之輕率徑遂者必非妙文今人作稗官每到兩人相合處便急欲其就惟恐其不就有如此之紆徐曲折者乎故讀稗官愈思三國一書之妙也

却說蔡瑁方欲回城趙雲引軍趕出城來原來趙雲正飲酒間忽見人馬動急入內

觀之席上不見了玄德

前次叙蔡瑁路上見趙雲此方補叙趙雲席上不見玄德叙事妙品

雲大驚出投館舍聽得人說蔡瑁引軍

望西趕去了雲火急綽槍上馬引着原帶來三百軍奔出西門正迎見蔡瑁急問曰

吾主何在瑁曰使君逃席而去不知何往趙雲是謹細之人不肯造次

此時不假蔡瑁見字龍精細處伏實讀者

所不測即策馬前行遙望大溪別無去路乃復回馬喝問蔡瑁曰汝請吾主赴宴何故引

着軍馬追來瑁曰九郡四十一州縣官僚俱在此吾為上將豈可不防護雲曰汝迫

吾主何處去了

問語一句緊一句

瑁曰聞使君匹馬出西門到此却又不見雲驚疑不定直來溪

邊看時只見隔岸一帶水跡

向到隔岸水跡間甚細甚

雲暗村曰難道連馬跳過了溪去

以為必無之事

令三百

軍四散觀望並不見蹤跡

先過望次近看次令人

雲再回馬時蔡瑁已入城去了雲乃拏守

門軍士追問皆說劉使君飛馬出西門而去雲再欲入城又恐有埋伏遂急引軍歸

新野

寫子龍四番盤問兩度到溪兩次回馬極情張又極精細

却說玄德躍馬過溪似醉如痴想此闊濶一躍而過豈非

天意

非惟讀者不信即玄德當日亦自不信

迤邐望南漳策馬而行日將沉西正行之間見一牧童跨於牛背

上口吹短笛而來

忽然別出奇境

玄德嘆曰吾不如也

馬背不如牛背

遂立馬觀之牧童亦停牛

罷笛熟視玄德曰將軍莫非破黃中劉玄德否

今他

玄德驚問曰汝乃村僻小童何以

知吾姓字

馬背上人不識牛背上人背上人却偏識馬背上人

牧童曰我本不知因常侍師父有客到日多說有一劉

玄德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乃當世之英雄今觀將軍如此模樣

想必是也

借牧童口中畫出一玄德

玄德曰汝師何人也牧童曰吾師覆姓司馬名徽字德操潁州人

也道號水鏡先生

龍識英雄不愧水鏡之目

玄德曰汝師與誰為友

不知其人視其友亦以其自號水鏡故有此問也

小童曰與襄陽龐

德公龐統為友

此卷叙玄德見司馬徽正為見諸葛亮伏線耳乃童子口中不說諸葛只說龐統又添出一龐德公以陪之奇妙

玄德曰龐德公乃龐統何人童

子曰叔姪也龐德公字山民長俺師父十歲龐統字士元小俺師父五歲一日我師

父在樹上採桑適龐統來相訪坐於樹下共相議論終日不倦吾師甚愛龐統呼之

為弟

詳述龐統略叙德公俱妙

玄德曰汝師今居何處牧童遙指曰前面林中便是莊院玄德曰吾正

是劉玄德汝可引我去拜見你師父童子便引玄德行二里餘到莊前下馬入至中

門忽聞琴聲甚美玄德教童子且休通報側耳聽之

既聞笛聲又聽琴聲與從前馬蹄聲波濤聲大不同矣

琴聲忽住

而不彈一人笑而出曰琴韻清幽音中忽起高抗之調必有英雄竊聽

前不必玄德通名而童子先知今亦

不必童子通報而先生先出是童子眼中看出

一玄德先生耳中又聽出一玄德童子指謂玄德曰此即吾師水鏡先生也玄德視其人松

形鶴骨器宇不凡慌忙進前施禮衣襟尚濕

關公道

水鏡曰公今日幸免大難

仙乎

玄德驚

訝不已小童曰此劉玄德也水鏡請入草堂分賓主坐定玄德見架上滿堆書卷窗

外盛栽松竹橫琴於石床之上清氣飄然

隱然為諸葛草廬先寫一樣子

水鏡問曰明公何來玄德曰偶

爾經由此地因小童相指得拜尊顏不勝欣幸水鏡笑曰公不必隱諱公今必逃難

至此玄德遂以襄陽一事告之

至此方說出曲折之甚

水鏡曰吾觀公氣色已知之矣因問玄德曰

吾久聞明公大名何故至今猶落魄不偶耶玄德曰命途多蹇所以至此水鏡曰不

然蓋因將軍左右不得其人耳

將欲薦出兩人先說他左右無人是一跌

玄德曰備雖不才文有孫乾麋竺簡

雍之輩武有關張趙雲之流竭忠輔相頗賴其力

只說左右有人並不向水鏡求人是作一頓

水鏡曰關張趙雲

皆萬人敵惜無善用之人若孫乾麋竺輩乃白面書生耳非經綸濟世之才也

他左右

之人不及吾意中

玄德曰備亦嘗側身以求山谷之遺賢奈未遇其人何

竟說山谷無人更不向水鏡求人是作一頓

水

鏡曰豈不聞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謂無人

不說吾意中有人只說天下未嘗無人又作一跌

玄德曰備愚

昧不識願求指教

直待水鏡說未嘗無人然後玄德請問其人至此方是極力一迎

水鏡曰公聞荆襄諸郡小兒之謠乎其謠

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到頭天命有所歸泥中蟠龍向天飛

謠言此謠大奇

始於建安初。建安八年劉景升喪却前妻便生家亂。此所謂始欲衰也。無子遺者。謂

景升將逝。文武零落。無子遺矣。天命有歸。龍向天飛。蓋應在將軍也。且不答所問之人。忽自述所聞之語。又極力一

綴。蔡瑁題假詩以龍比玄德。水鏡解童謠亦以龍比玄德。玄德聞言。驚謝曰。備安敢當此。不問所求之人。且謝所水鏡曰。今天下

之奇才。盡在於此。公當往求之。彼方驚謝所解之語。此則說示以當求之人。亦極力一迎。玄德急問曰。奇才安在。果係何人。

直待說出此間有人。然後只伏龍鳳雛四字。凡作如許跌頭。如許水鏡曰。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迎。縱方纔說出何等曲折。何等鄭重。玄

德曰。伏龍鳳雛。何人也。水鏡撫掌大笑曰。好好。如此一番跌頭。迎縱說出伏龍鳳雛四字。却玄德再

問時。水鏡曰。天色已晚。將軍可於此暫宿一宵。明日當言之。此時宜說出姓名。名矣。乃又欲遲至即

命小童具飲饌相待。馬牽入後院喂養。此等句俗筆。幾忘之。玄德飲膳畢。即宿於草堂之側。早為後

葛廬中作一引子。玄德因思水鏡之言。寢不成寐。約至更深。忽聽一人叩門而入。寫得隱隱躍躍。問問忽忽。水鏡曰。

元直何來。將從市上相見。先在廬中聽得此伏筆之妙。玄德起牀密聽之。聞其人答曰。久聞劉景升善善惡惡。特

往謁之。及至相見。徒有虛名。蓋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者也。此劉公之所以亡。故遺書別

之。而來至此。水鏡曰。公懷王佐之才。宜擇人而事。奈何輕身往見景升乎。且英雄豪傑

只在眼前。公自不識耳。隱隱道著起牀密聽之人。其人曰。先生之言是也。玄德聞之大喜。暗忖此人必

是伏龍鳳雛。妙在並不是伏龍鳳雛。即欲出見。又恐造次。妙在不即相見。候至天曉。玄德求見水鏡。問曰。昨

夜來者是誰。水鏡曰。此吾友也。玄德求與相見。水鏡曰。此人欲往投明主。已到他處

去了。妙在不說出將投玄德。玄德請問其姓名。水鏡笑曰。好好。妙在不說出姓名。玄德再問伏龍鳳雛。果係何

人水鏡亦只笑言好好昨夜不說待至明日及至明日只是不說妙妙玄德拜請水鏡出山相助同扶漢室水鏡曰

山野閒散之人不堪世用自有勝吾十倍者來助公公宜訪之自己不出只是薦人及至薦人又待其自訪妙妙正談

論間忽聞莊外人喊馬嘶小童來報有一將軍引數百人到莊來也讀者至此疑是蔡瑁進兵至矣玄德

大驚急出視之乃趙雲也玄德大喜雲下馬入見曰某夜來回縣尋不見主公連夜

跟問到此極屬趙雲之忠主公作速回縣只恐有人來縣中廝殺此時只恐蔡瑁兵來後文却是曹仁兵來玄德辭了水

鏡與趙雲上馬投新野來行不數里一彪人馬來到視之乃雲長翼德也前寫趙雲相此寫關張相

見大喜玄德訴說躍馬檀溪之事共相嗟訝到縣中與孫乾等商議乾曰可先致書

於景升訴告此事玄德從其言即令孫乾齎書至荊州劉表喚入問曰吾請玄德襄

陽赴會緣何逃席而去孫乾呈上書札具言蔡瑁設謀相害賴躍馬檀溪得脫表大

怒急喚蔡瑁責罵曰汝馬敢害吾弟命推出斬之蔡夫人出哭求免死表怒猶未息

孫乾告曰若殺蔡瑁恐皇叔不能安居於此矣語中有刺妙表乃責而釋之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使長

子劉琦同孫乾至玄德處請罪琦奉命赴新野玄德接著設宴相待酒酣琦忽然墮

淚劉表席間墮淚是愛心難割劉琦席間墮淚是憂心未安玄德問其故琦曰繼母蔡氏常懷謀害之心姪無計免禍幸

叔父指教先為後文求計諸葛作一引玄德勸以小心盡孝自然無禍是叔父語次日琦泣別玄德乘馬送琦

出郭因指馬謂琦曰若非此馬吾已為泉下之人矣點趙雲事有情景琦曰此非馬之力乃叔

父之洪福也說罷相別劉琦涕泣而去玄德回馬入城忽見市上一人葛巾布袍皂

絳鳥履長歌而來

一人泣而去一人歌而來接筆成趣

歌曰

天地反覆兮火欲殂大廈將崩兮一木難扶山谷有賢兮欲投明主明主求賢兮却不知吾

玄德聞歌暗思此人莫非水鏡所言伏龍鳳雛乎

玄德自問伏龍鳳雛之後不知伏龍鳳雛為誰刻刻以此關心處處以此猜測妙妙

遂下

馬相見邀入縣衙問其姓名答曰某乃潁上人也姓單名福

妙在不說此真姓名

久聞使君納士

招賢欲來投託未敢輒造故行歌於市以動尊聽耳

孰知市上行歌之人即社上叩門之人乎

玄德大喜待為上

賓單福曰適使君所乘之馬再乞一觀

玄德方喜得人單福却先欲看馬奇妙

玄德命去鞍牽於堂下單福曰

此非的盧馬乎雖是千里馬却要妨主不可乘也

又與前越相馬伊籍諫馬相應

玄德曰已應之矣遂具

言躍檀溪之事

妨主當應在張武之死不應在檀溪之奔

福曰此乃救主非妨主也終必妨一主某有一法可

攘

前越相馬伊籍諫馬單福又會攘馬妙

玄德曰願聞攘法福曰公意中有仇怨之人可將此馬賜之待妨

過了此人然後乘之自然無事

借攘馬作波瀾逆折而入妙甚

前卷既詳叙馬此處不好便住亦即借此一段作收科

玄德聞言變色曰公初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備不敢聞教

本欲相合忽若相離曲折之極

福笑謝曰向聞

使君仁德未敢便言故以此言相試耳

本欲相投忽先相試曲折之極

玄德亦改容起謝曰備安能有仁德

及人惟先生教之

幾若相離然後相合曲折之極

福曰吾自潁上來此聞新野之人歌曰新野牧劉皇叔

自到此民豐足可見使君之仁德及人也

水鏡述襄陽之謠單福述新野之歌前後正相對

玄德乃拜單福為軍師

調練本部人馬却說曹操自冀州回許都常有取荊州之意特差曹仁李典并降將

呂曠呂翔等領兵三萬屯樊城虎視荆襄就探看虛實此處補敘曹操時呂曠呂翔稟曹

仁曰今劉備屯兵新野招軍買馬積草儲糧其志不小不可不早圖之吾二人自降

丞相之後未有寸功願請精兵五千取劉備之頭以獻丞相沒用人偏會說大話曹仁大喜與二

呂兵五千前往新野廝殺不想子龍所云探馬飛報玄德玄德請單福商議福曰既有敵

兵不可令其入境便是可使關公引一軍從左而出以敵來軍中路張飛引一軍從右

而出以敵來軍後路公自引趙雲出兵前路相迎敵可破矣左軍右軍中軍却分做中玄德從

其言即差關張二人去訖然後與單福趙雲等共引二千人馬出關相迎行不數里

只見山後塵頭大起呂曠呂翔引軍來到兩邊各射住陣角玄德出馬於旗門下大

呼曰來者何人敢犯吾境呂曠出馬曰吾乃大將呂曠也奉丞相命特來擒汝玄德

大怒使趙雲出馬二將交戰不數合趙雲一槍刺呂曠於馬下如此不兩殺之人何苦無事討事做玄德麾軍

掩殺呂翔抵敵不住引軍便走正行間路傍一軍突出為首大將乃關雲長也衝殺

一陣呂翔折兵大半奪路走脫行不到十里又一軍攔住去路為首大將挺矛大叫

張翼德在此前叙法與直取呂翔翔措手不及被張飛一矛刺中翻身落馬而死不列餘眾

四散奔走玄德合軍追趕大半多被擒獲此番得勝單玄德班師回縣重待單福犒賞三

軍却說敗軍回見曹仁報說二呂被殺軍士多被活捉曹仁大驚與李典商議典曰

二將欺敵而亡今只宜按兵不動申報丞相起兵來征剿乃為上策早為後仁曰不然

今二將陣亡又折許多兵馬此仇不可不急報量新野彈丸之地何勞丞相大軍

曹仁輕視

其地典曰劉備人傑也不可輕視

李典重視其人

仁曰公何怯也典曰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

某非怯戰但恐不能必勝耳仁怒曰公懷二心耶吾必欲生擒劉備典曰將軍若去

某守樊城

為後失樊城反照

仁曰汝若不同去真懷二心矣典不得已只得與曹仁點起二萬

五千軍馬渡河投新野而來正是

偏裨既有興尸辱主將重興雪恥兵未知勝

負如何且聽下文分解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計襲樊城

元直走馬薦諸葛

孔明乃三國志中第一妙人也讀三國志者必貪看孔明之事乃開過三十五回尚不見孔明出現令人心癢難熬及水鏡說出伏龍二字偏不肯便道姓名愈令人心癢難熬至此卷徐庶既去之後再回身轉來方纔說出孔明讀者至此急欲觀其與玄德相遇矣孰意徐庶往見而孔明作色却又落落難合寫來如海上仙山將近忽遠絕世妙人須此絕世妙文以副之

叙單福用兵不須幾筆然設伏料敵破陣取城之能已略見一斑矣後文有孔明無數神機妙算此先有單福小試其端以引之如將觀名優演名劇而此一卷則是副末登場也

此卷以孔明為主而單福其實也即龐統亦其實也水鏡雙薦伏龍鳳雛而單福

專薦伏龍帶言鳳雛。於孔明則詳之。於龐統則略之。是文有賓主之別焉。蓋主為重。則賓為輕。故玄德既知單福之即是徐元直。並不提起。水鏡莊上。先曾聽得。既知鳳雛之即是龐統。並不提起。牧童口中。先曾說出。此非玄德於此有所不暇言。而實作者於此亦有所不暇記。總之注意在正筆。而旁筆皆在所省耳。

龐統有叔孔明。亦有叔徐庶。有弟孔明。亦有弟龐統。之叔與水鏡為友。孔明之叔與劉表為交。徐庶則母在而弟亡。孔明則弟在而父亡。龐統來歷在牧童口中。叙出。徐庶來歷在程昱口中。叙出。孔明來歷在徐庶口中。叙出。叙龐統止及其叔。叙徐庶止及其母。與弟叙孔明。則不但及其弟。與叔并及其父。與祖或先或後。或略或詳。參差錯落。真叙事妙品。

漸離以筑擊秦皇。而秦皇殺漸離。徐母以硯擊曹操。而曹操不敢殺徐母。是徐母之威更烈於漸離矣。張良擊秦不中。而不見執於秦。徐母擊操不中。而拚見執於操。是徐母之膽更壯於張良矣。奇婦人勝似奇男子。不獨列女傳中罕有之。即豪士傳中亦罕有之。

蔡瑁假玄德之詩。而劉表疑之。程昱假徐母之書。而徐庶信之。豈庶之智不如表哉。情切於母子故也。緩則易於審量。急則不及致詳。疎則旁觀者清。親則關心者亂。若徐庶遲疑不赴。不成其為孝子矣。故君子於徐庶無譏焉。

曹操不强留關公以全其兄弟之義玄德不强留徐庶以全其母子之恩兩人心同乎曰不同曹操之於關公佯縱之而陰阻之及阻之不得而後送之若玄德之於徐庶則竟送之而已且曹操深欲袁紹之殺玄德而玄德惟恐曹操之殺徐母一詐一誠相去何啻天淵

觀玄德與徐庶作別一段長亭分手腸斷陽關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勝讀唐人送別詩數十首幾令人潸然淚下矣乃忽然薦起一卧龍先生頗使玄德破涕為歡回愁作喜一回之內半幅之間而哀樂倏變奇事奇文

却說曹仁忿怒遂大起本部之兵星夜渡河意欲踏平新野

極寫曹仁聲勢以顯單福之能

且說單福得

勝回縣謂玄德曰曹仁屯兵樊城今知二將被誅必起大軍來戰玄德曰當何以迎

之福曰彼若盡提兵而來樊城空虛可乘間奪之

寫單福宛然一武侯小樣

玄德問計福附耳低言如

此如此

此處妙在叙明白

玄德大喜預先準備已定忽探馬報說曹仁引大軍渡河來了單福曰

果不出吾之料遂請玄德出軍迎敵兩陣對圓趙雲出馬喚彼將答話曹仁命李典

出陣與趙雲交鋒約戰十數合李典料敵不過撥馬回陣雲縱馬追趕兩翼軍射往

遂各罷兵歸寨李典回見曹仁言彼軍精銳不可輕敵不如回樊城

又與下文失樊城反照

曹仁怒

曰汝未出軍時已慢吾軍心今又賣陣罪當斬首便喝刀斧手推出李典要斬眾將

苦告方免乃調李典領後軍仁自引兵為前部次日鳴鼓進軍布成一個陣勢使人

問玄德曰識吾陣否

後為曹仁弄巧以顯單福之智

單福便上高處觀看畢謂玄德曰此八門金鎖陣也

武侯八陣圖陸遜入而不覺曹仁八陣勢單福一見便知

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如從生門景門開門而入則吉從傷

門驚門休門而入則傷從杜門死門而入則亡今八門雖布得整齊只是中間還欠

主持

見笑大方

如從東南角上生門擊入往正西景門而出其陣必亂

寫單福又宛然一武侯小樣

玄德傳令

教軍士把住陣角命趙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遠往西出雲得令挺槍躍馬引兵

逕投東南角上吶喊殺入中軍曹仁便投北走雲不追趕却突出西門又從西殺轉

東南角上來曹仁軍大亂

此非寫趙雲是寫單福

玄德麾軍衝擊曹兵大敗而退單福命休追趕

收軍自回却說曹仁輸了一陣方信李典之言因復請典商議言劉備軍中必有能

者

妙在此時不知是單福

吾陣竟為所破李典曰吾雖在此甚憂樊城

又為後文失樊城反照

曹仁曰今晚去劫寨

如得勝再行計議如不勝便退軍回樊城李典曰不可劉備必有準備仁曰若如此

多疑何以用兵遂不聽李典之言自引軍為前隊使李典為後應當夜二更劫寨却

說單福正與玄德在寨中議事忽狂風驟起福曰今夜曹仁必來劫寨玄德曰何以

敵之福笑曰吾已預算定了

又宛然一武侯小樣

遂密密分撥已畢至二更曹仁兵將近寨只見

寨中四圍火起燒著寨柵曹仁知有準備急令退軍趙雲掩殺將來仁不及收兵回

寨急望河北而走將到河邊纔欲尋船渡河岸上一彪軍殺到為首大將乃張飛也

此皆在前附耳低言之中不是寫張飛是寫單福

曹仁死戰李典保護曹仁下船渡河曹軍大半渰死水中曹仁渡過

河面上岸奔至樊城。令人叫門。只見城上一聲鼓響。一將引軍而出。大喝曰。吾已取

樊城多時矣。眾驚視之。乃關雲長也。

此亦在前附耳低言之中。不是寫雲長見關單福。寫樊城不用實叙。最省筆。

仁大驚。撥馬便走。雲長

追殺過來。曹仁又折了好些軍馬。星夜投許昌。於路打聽。方知有單福為軍師。設謀

定計。

妙在路上方知曲折之意。

不說曹仁敗回許昌。且說玄德大獲全勝。引軍入樊城。縣令劉泌出迎。

玄德安民已定。那劉泌乃長沙人。亦漢室宗親。遂請玄德到家設宴相待。只見一人

侍立於側。玄德視其人器宇軒昂。因問泌曰。此何人。泌曰。此吾之甥。寇封。本羅侯寇

氏之子也。因父母雙亡。故依於此。玄德愛之。欲嗣為義子。劉泌欣然從之。遂使寇封

拜玄德為父。改名劉封。

忙中央叙劉封承嗣事。却並非閒筆。

玄德帶回。令拜雲長翼德為叔。雲長曰。兄長既

有子。何必用螟蛉。後必生亂。

雲長收關平為子。而獨不欲玄德收寇封者。臣之無爭立之嫌。君之子則有爭立之嫌。故也。

玄德曰。吾待之如子。彼

必事吾如父。何亂之有。雲長不悅。

為後文孟達說劉封伏案。

玄德與單福計議。令趙雲引一千軍守

樊城。玄德領眾自回新野。却說曹仁與李典回許都。見曹操泣拜於地。請罪。具言損

將折兵之事。操曰。勝負乃軍家之常。但不知誰為劉備畫策。

問得緊要。

曹仁言是單福之計。

操曰。單福何人也。

不但曹操不知其為何人。即玄德此時亦未知其果何人也。

程昱笑曰。此非單福也。

奇絕。

此人幼好學擊劍。中

平末年。嘗為人報讎殺人。披髮塗面而走。為吏所獲。問其姓名。不答。吏乃縛於車上。

擊鼓行於市。令市人識之。雖有識者。不敢言。而同伴竊解救之。乃更姓名而逃。折節

向學。遍訪名師。嘗與司馬徽談論。

始為豪俠。繼為名士。

此人乃潁州徐庶。字元直。單福乃其託名。

耳

單福真姓名直至此處方借程昱口中叙明妙甚

操曰徐庶之才比君如何昱曰十倍於昱與後元真讀操曰惜乎

賢士歸於劉備羽翼成矣奈何昱曰徐庶雖在彼丞相要用召來不難操曰安得彼

來歸昱曰徐庶為人至孝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庶既孝子則安肯為操用乎幼喪其父止有老母在堂現今其弟徐

康已亡老母無人侍養丞相可使人賺其母至許昌令作書召其子則徐庶必至矣

不以丞相召之而以母召之固知庶之不可召也操大喜使人星夜前去取徐庶母不一日取至省操厚待之因謂

之曰聞令嗣徐元直乃天下奇才也今在新野助逆臣劉備背叛朝廷正猶美玉落

於汙泥之中誠為可惜今煩老母作書喚回許都吾於天子之前保奏必有重賞先以

背叛恐之辭以美玉汙泥動之而後復稱天子以壓之舉重賞以驅之全是欺婦人語遂命左右捧過文房四寶令徐母作書徐母曰劉備

何如人也不便發作先問一句妙甚操曰沛郡小輩妄稱皇叔全無信義所謂外君子而內小人者

也先說玄德並非宗室後說玄德並非好人全是欺婦人語徐母厲聲曰汝何虛誑之甚也吾久聞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後

孝景皇帝閣下玄孫說玄德的是宗室屈身下士恭已待人仁聲素著世之黃童白叟牧子樵

夫皆知其名真當世之英雄也說玄德的是好人吾兒輔之得其主矣破美玉汝雖託名漢相實

為漢賊破天子之乃反以玄德為逆臣破逆臣欲使吾兒背明投暗豈不自恥乎破件書喚回

讀玄德後極口罵曹操此一石硯抵言訖取石硯便打曹操得情恨操大怒叱武士執徐母出將斬之

程昱急止之入諫操曰徐母觸忤丞相者欲求死也丞相若殺之則招不義之名而

成徐母之德徐母既死徐庶必死心助劉備以報讎矣不如留之使徐庶身心兩處

縱使助劉備亦不盡力也且留得徐母在昱自有計賺徐庶至此以輔丞相

昱之為持謀誠善

操然其言遂不殺徐母送於別室養之

操之不殺徐母者德於王陵故事也

程昱日往問候詐言曾與徐庶

結為兄弟待徐母如親母時常餽送物件必具手啟徐母因亦作手啟答之程昱賺

得徐母筆跡乃仿其字體詐修家書一封

其矣婦人識字之為累也為之一嘆

差一心腹人持書逕奔新野

縣尋問單福行幕軍士引見徐庶庶知母有家書至急喚入問之來人曰某乃館下

走卒奉老夫人言語有書附達

書長在曹操處得見書徐庶在玄德處得母書一真一假迥迥相對

庶拆封視之書曰

近汝弟康喪舉目無親正悲慘間不期曹丞相賺至許昌言汝背反下我於縲絏

賴程昱等救免若得汝來降能免我死如書到日可念劬勞之恩星夜前來以全

孝道然後徐圖歸耕故園

好在此以不教他事曹操竟似其母聲口

免遭大禍我今命若懸絲端望救援更

不多囑

徐庶覽畢淚如泉湧持書來見玄德曰某本潁州徐庶字元直為因逃難更名單福

直字將去方說出真名向來不露真名者亦正恐曹操知之而收其母耳

前聞劉景升招賢納士特往見之及與論事方知是無用

之人故作書別之黃夜至司馬水鏡莊上訴說其事水鏡深責庶不識主因說劉豫

州在此何不事之

只此句話玄德不曾聽得至此補出妙甚

庶故作狂歌於市以動使君幸蒙不棄即賜重用

爭奈老母今被曹操奸計賺至許昌囚禁將欲加害老母手書來喚庶不容不去非

不欲效犬馬之勞以報使君奈慈親被執不得盡力今當告歸容圖後會

由油狄孝子之言比

絕裾之溫嶠不啻天淵矣

玄德聞言大哭曰：「母子乃天性之親，元直無以備為念，待與老夫人相見之。」

後或者再得奉教。

玄德更不相留，真善體孝子之情。

徐庶便拜謝欲行。玄德曰：「乞再聚一宵，來日踐行。」孫

乾密謂玄德曰：「元直天下奇才，久在新野，盡知我軍中虛實。今若使歸曹操，必然重

用，我其危矣。」主公宜苦留之，切勿放去。操見元直不去，必斬其母。元直知母死必為

母報讎，力攻曹操也。

此計亦妙，但非仁人所忍為。

玄德曰：「不可使人殺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

不使去，以絕其子母之道，不義也。吾寧死，不為不仁不義之事。

玄德謝將乾留之計與謝單福相馬之說一樣意思。

眾皆感嘆。玄德請徐庶飲酒。庶曰：「今聞老母被囚，雖金波玉液，不能下咽矣。」玄德曰：

「備聞公將去，如失左右手。」雖龍肝鳳髓，亦不甘味。

龍鳳二字隱然，追下一龍一鳳。

二人相對而泣，坐以待

旦。諸將已於郭外安排筵席餞行。玄德與徐庶並馬出城，至長亭下馬相辭。

送別之景，獨得慷慨不勝。

玄德舉杯謂徐庶曰：「備分淺緣薄，不能與先生相聚。望先生善事新主，以成功名。」

還怕舊來。

意欲取眼前人，何其言之痛也。

庶泣曰：「某才微智淺，深荷使君重用。今不幸半途而別，實為老母故也。」縱

使曹操相迫，庶亦終身不設一謀。

是血性語，其意謂見母則依依，孺子其能不佐操則烈丈夫。

玄德曰：「先生既去，劉備亦將

遠遁山林矣。」

此句方逼出下文。

庶曰：「某所以與使君共圖王霸之業者，恃此方寸耳。今以老母

之故，方寸亂矣。縱使在此，無益於事。」

真情實話。

使君宜別求高賢，輔佐共圖大業。何便灰心

如此？」

此處但說不宜反，心尚不提起孔明。

玄德曰：「天下高賢，恐無出先生右者。」

此句直逼出孔明矣。

庶曰：「某標標庸材，何敢

當此重譽。」

只是謙遜，尚不提孔明。

臨別，又顧謂諸將曰：「願諸公善事使君，以圖名垂竹帛，功標青史。」



中華民國玖拾捌年捌月拾壹日購買

國家圖書館



003877346



線

857.4523

6546

19

v.7

舊籍